

蕉風

七月號

(第一八九期)



目錄

文藝沙龍

文學的自卑感……………文 創(四)

填字的框框……………李 成(五)

「亡羊補牢」與「吹毛求疵」……………陳昨非(六)

佶屈聱牙……………姚 拓(七)

論 文

馬華文壇與寫實主義……………洪 堪(九)

小 說

賣棺材的人……………張 寒(十一)

她的心事……………趙汝明(二十)

第二個夢……………蔡阿莎(三一)

兩代恩怨……………丁 丁(三七)

散 文

兩地共此時……………慧 適(十八)

黃昏的行程……………陳 欣(三六)

歐遊印象記……………瑪 戈(四五)

詩

移動……………溫瑞安(二五)



蕉風月刊

第一八九期
一九六八年七月號

Chao Foon Monthly

July, 1968.
KDN 3144.

出版者：

蕉風出版社

電話：五四五三五一七

The Chao Foon Press,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承印者：

馬來亞印務公司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總代理：

友聯書局有限公司

No. 469,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編者的話

今日馬華文壇之趨向低潮，除了客觀存在一些因素之外，文藝界本身也存在着許多發臭的膿瘡，本期「文藝沙龍」刊出的幾篇短文以及論文「馬華文壇與寫實主義」都是在剔破這些膿瘡，希望今後能有更多的膿瘡被人發現，被人剔破。我們一面要發現膿瘡、剔破膿瘡，另一方面得給這衰弱的文藝界以營養，所以，我們不但歡迎「文藝沙龍」的作品，而且，更歡迎創作的作品。

每一期都有新的作者參加本刊的耕耘工作，這一期出現的新名字有趙汝明、陳欣、溫瑞安、陳華才等，我們希望這些名字不僅是在本刊上出現一次，而在今後的本刊上能經常看到他們的名字。目前我們的園地雖然不大，但若能有更多的作者熱心參加耕耘的工作，這塊園地的逐漸擴大是可預期的事。

自本期起，本刊和本邦的藝術界已取得了進一步的聯繫，我們將儘量採用本地藝術家的作品作為標題插圖和封面插圖，使本刊裡裡外外都具本地色彩。

很多讀者投訴常有購買不到本刊的情事，希望諸位讀者能和本刊合作，把具體的事實寫信告訴我們，以便本刊和總代理作為改善發行的參考。

小販.....	李明堂
封面	
雙頭尾.....	黃潤岳(二六)
傳記文學	
他們不瞭解(中).....	馬卒譯(五一)
馬來文學譯介	
喚妳 母親.....	陌上桑(五四)
落葉季.....	陳華才(三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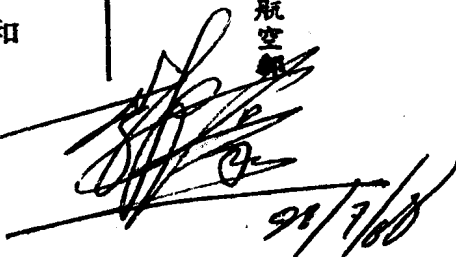
定價：

零售(每冊) 馬幣三角 港幣六角

半年(六冊) 馬幣一元八角

全年(十二冊) 馬幣三元五角

長期訂戶之平寄郵費包括在內。如須航空郵寄，按郵局實際郵資收費。



91/7/8

文學的自卑感

· 文 創 ·

4

一個文藝欣賞者，對好作品的喜愛，應該是不分流派的。讀老舍的駱駝祥子時的喜悅，應該不下於讀徐志摩的裴冷翠時的喜悅；讀彌爾頓的失樂園時的喜悅，應該不下於讀易卜生的娜拉時的喜悅。任何一個文學流派都有好作品，它的好不是因為它是屬於那一流派，而是因為它本身的好；任何一個文學流派都有壞作品，它的壞是因為本身寫得不好，與屬於那個流派沒有關係。

一個讀者，一個作者，尤其是一個文學的評論者，如果固執於那一個流派的作品，在個人，會使自己的欣賞能力鈍化，在文壇，會使創作的範圍局限。

一切藝術創作的死敵是教條，一切藝術欣賞的死敵是排斥。固執於教條，靈活的思想及心靈便受封閉；習慣於排斥，不同的表達及創作便被攻訐。

一個作者，如果對他自己的創作能力有充份的信心，他會了解，文學的最高價值是創作，文學標準的劃分是好的作品和壞的作品；沒有勢力範圍的界別，如果作品是好的，不管它所屬的範圍在文壇上有沒有勢力，不管它所屬的範圍是否會出現過偉大的宗師，它仍是好的作品。如果作品是壞的，不管它所屬的流派曾經有過如何光榮的日子，不管它所屬的流派，曾經出現過多少偉大的作品，它仍是壞作品。別人或一個文學集團的成就，並不是他的成就；別人或一個文學集團的失敗，並不是他的失敗。一個作者要負的責任，是他自己的作品，他沒有權利利用別人或一個文學集團的光榮襯託自己的光榮；也沒有義務承擔別人或一個文學集團的責任。

只有缺乏自信心的或是無能的作者，才會以投靠那一個文學流派為榮。一個人，如果要依賴一種文學流派，或一個現有的文學勢力，以標榜自己，那這個人心理上大概存有嚴重的自卑感，或者是喪失了獨立創作的 ability。

在文學欣賞方面也是一樣，只有缺乏判斷能力的人，才會相信權威的意見；只有懶於思考的人，才會震懾於一個文學流派或文學集團所標示的準則。如果一個人，在欣賞方面，將自己的趣味慣於接受已習慣的，或輕易接受流行的欣賞標準，或迷信於權威的概念，那麼，他的欣賞不是欣賞，只是跟隨。文學作品有抄襲的和模仿的，那麼，這種欣賞的態度，也是一個模仿的或抄襲的。

填字的框框

• 李 成 •

把文學藝術一分爲二，分爲形式的和內容的，這差不多是一個被大家接受了的概念。形式，是指一些創作技巧，作品體裁，創作方式；內容，大概是指一些主題思想了。

內容重於形式，或內容決定形式，這也差不多是一個被大家接受慣了的概念。先不說這種概念式的分割是不是對的。但是，在內容方面，也有不同的近於概念的形式表現，形成了今日很多作品流於千篇一律，毫無新意。

文學藝術的創作，最怕是放入一個已定的公式內，公式，不只是指形式上的，在內容方面的公式尤其使人厭倦。

將內容公式化，是一般懶惰和沒有創作力的作者最喜歡運用的；也是一般懶惰和失去判斷力的批評者最容易接受的。這和一些流行的風尚和時髦的心理有關。人是很容易隨衆的，人也是很容易崇拜權威的。隨衆，便投入滾滾濁流；崇拜權威，便落入一個框框，這兩種心理，皆使人失去獨立思考的能力。在欣賞者言，是失去判斷力；在創作者言，是失去創作力。

目前，文學藝術的範圍內，有兩個框框，一個是寫實的，一個是現代的。寫實的框框由來已久，現代的框框則是十年來的事。不管是那一個框框，其令人煩厭是一樣的。

寫實不是不好，現代也應該不錯，文學流派的分別，不應當影响到作品的本身價值。寫實有好作品，現代也有好作品。問題是一些懶惰的框框作品，不管是那一個流派，都是壞作品。

沒有幾個寫實的作者，真正了解寫實的同情，真正了解寫實的熱愛社會；同樣地，也沒有幾個現代的作者，真正了解現代的人生的悲情，真正了解現代的淑世。於是，寫實變成虛偽，現代變成反叛。在作品裡，將一切內容，都套入一些抽象的概念和口號的框框中。

於是，找了幾個框框，照套可也。於是，寫實的，只要輪流運用幾個名詞，將買辦階級、封建社會，小資產階級意識，勞働人民，群眾利益，資本主義的罪惡等名詞，套入一個社會可惡的大框框內，就認爲是一篇寫實的作品。現代的，也只是輪流用幾個抽象名詞，將一些連接詞和虛字，一些月份，一些神話的名字，一些生澀的字眼等，套入一個反叛時代的框框裡，就認爲是一篇現代作品。

這些，都是懶惰的，失去判斷力的，失去創造力的填字遊戲。不管是寫實也好，是現代也好，都在

那裡套框框，填字，不只一次地套，不只一次地填，最後，濫調陳腔，重複又重複，寫了又寫。不管是寫實的聲嘶力竭地套框，不管是現代的神態狂亂地填字，出現的都是九流作品。

我們願意有真正的寫實作品，我們願意有結實的現代作品，但絕對不是套框填字的文章。框框不破，填字表不撕去，我們是沒有真實的文章的。要打破框框，要撕毀填字表，那要培養獨立的判斷力和創作力了。

「亡羊補宰」與「吹毛求屁」

·陳昨非·

話說有一天，一位編輯老爺與一位排字工友在排字房大起辯論。起因是一位作家先生，原稿上的字寫得「龍飛鳳舞」，其中有「亡羊補宰」與「吹毛求疵」二句話，偏偏「宰」字與「疵」字令人無法辨認。誰都知道編輯老爺有「生殺予奪」之權，於是，大筆一揮，將「宰」字改為「宰」，將「疵」字改為「屁」。排字房的一位工友，雖無可騙人的甚麼頭銜，不過聞鉛味聞了二十年，肚中倒並非沒有點墨水。這位工友於是對編輯老爺說：「×先生，這兩句話恐怕是『亡羊補宰』與『吹毛求疵』吧！」

編輯老爺立即吹鬚子瞪眼曰：「甚麼叫『亡羊補宰』甚麼叫『吹毛求疵』？」
 可惜這位工友沒有讀過訓詁，也沒有研究過攷古，只好唯唯地說：「我不知道這兩句話是甚麼意思，不過，我排過許多次這兩個成語，不是『亡羊補宰』，也不是『吹毛求屁』！」
 編輯老爺這一下子可抓住了別人的把柄，大聲地教訓那位工友道：「亡羊，就是殺死了一隻。宰者，宰殺也。補宰，就是那隻羊沒有被殺死，又補了一刀！」

這位工友聽得目瞪口呆。

編輯老爺接着說：「吹毛者，就是用口吹毛。求屁，就是求到了屁聲。」
 說得那位工友啞口無言，于是第二天的報紙上，就出現了「亡羊補宰」與「吹毛求屁」。
 信不信由你，這個故事並非我某捏造。

與「亡羊補宰」、「吹毛求屁」異曲同工的一件事，是敝人的一篇大作「作家多少錢一斤」，刊于蕉風四月號，有人在某報章指責曰：「作家又不是豬肉，怎可說成『多少錢一斤』，應該說是『作品多

少錢一斤」才合邏輯。「恕我沒有看到別人罵我的文章；而且讓我在報紙堆中尋找別人罵自己的話，自己頗有「笨蛋」之嫌。至于下文他如何罵我，我就知道了。前面引用的話，也是大意如此。不過，回罵幾句，乃人之常情。假如蕉風的編輯老爺（希望不是「補宰」與「求屁」的老爺）樂意刊登，我也來求「屁」吧！

「作家多少錢」一斤，實在不合邏輯。狗肉、豬肉可以論斤論秤出售；天底下那裡可以買到「作家肉」乎？是所謂「擊鼓三響」：「不通，不通，又不通也！」不過，作家論斤論秤出售「原稿」的「作品」，天底下有此事乎？印出來的「作品」，如果是對開的報紙型的，拿去菜場賣給菜販做色菜的事倒十分普通，而大本大本的巨著，賣給紙商做紙漿也是事實，但是，是論「噸」論「担」的。于是「作品多少錢一斤」，也就「沒有此事」！

也許有人罵我「狡辯」，寫了不通的文章，題了不通的標題，居然厚起老臉為自己臉上貼金。是耶？非耶？小子不敢瞎猜。不過，我的鄉下鄰居，以及不通文墨的割膠佬、打鐵佬、淘沙佬，常常這樣說道：「屁個良心！良心多少錢一斤？」

天底下有論斤論秤出售良心的「肉」店沒有？

喝過墨汁的窮小子，發起牢騷來，也會這麼罵道：

「仁義道德：屁個仁義道德！仁義道德多少錢一斤？」

仁義道德，可以出售，可以購買，但不是論斤論秤。行文至此，忽然又覺得寫此類文章，不但與「文藝沙龍」無關，甚至連「文藝沙龍的尾巴」也沾不到，如刊在「文藝沙龍」園地，豈非有辱斯土？如果編輯老爺將我的「大作」扔到字紙簍也是應該，反正，他求他的屁，他補他的宰，隨他！

估 屈 熬 牙

姚拓。

也許是我的學養不夠，也許是我的天性如此：我比較喜歡「平平淡淡」的文字。假在某一首小詩或者某一篇短文之內，如有令我非查字典而不能明瞭其意義的字句時，我就懶得再看下去了。即使這篇短文之內，所有的字我都認識，但讀起來覺得估屈熬牙，我就無法集中記憶力，甚至讀了好多遍，仍然沒

法把作者的原意連起來。

譬如說，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橋」，與朱自清的「背影」，這兩篇文章，都可以說是很有名的散文。但讀徐的「康橋」，始終無法引起我對「康橋」的愛好（也許我沒有到過康橋）；讀朱的「背影」，却使我永誌不忘。記得我第一次讀「背影」後，便把文中那位矮矮的胖胖的老年人，記得清清楚楚了。後來我才發現，朱的散文，如平靜的湖水，明澈見底；而徐的散文，則有點佶屈聱牙。例如徐文中的「只要你審美的本能不會泯滅時，這是你的將會實現純粹美感的神奇！」「這岸邊的草坪又是我的愛寵」，「誰不愛聽那水底翻的音樂在靜空的河上描寫夢意與春光！」等句，讀起來實在不够順口。「康橋」一文中，美的句子很多，而且也甚富詩意；可惜有若干聱牙的句子，使讀者與作者之間，好像隔了一條小河，無法更親切地互相交流與感應。

不過，徐志摩的「康橋」，起碼我們還可以讀得通，還可以連想到他對康橋的愛戀。可是，現代有許多作家寫的詩與散文，其佶屈聱牙的程度，頗有類于周語殷盤，如不經作家自己評註，讀者就很難明白到底他表現的是什麼了。

現代的現代詩，雖然晦澀難懂，不過，字句不多，讀起來還不至于太頭痛。但有一些散文，密密麻麻地排了許多頁，甚至長達三千字或五千字，如讓讀者一句一句地去咀嚼其背後的含意，試問現代的讀者，有幾個能有那麼大的耐心？

詩文固然在表達自己的意念與憧憬，不過，既然發表了出來，能讓讀者共同欣賞，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詞藻豔美，用字險僻，甚至自創新句新法，本無不可；但有的人走火入魔，通篇佶屈聱牙，這不但

本欄歡迎投稿

- ① 字數以一千字及二千字為最適宜。
- ② 最好能針對文藝界的現狀，提出問題討論。
- ③ 請勿作人身攻擊。

馬華文壇與寫實主義

· 洪 堪 ·

馬華文壇似乎是寫實主義的天下，四十年來，我們都可以看到有人不斷的搖動着寫實主義的旗幟，聲嘶力竭地吶喊着，好像要以這吶喊聲震懾文壇，霸佔文壇，使外人以為馬華文壇只有寫實主義的作品。這些人雖然僅有搖旗吶喊的本領，但我們却不可忽視他們的影響力量，因為，他們確已在大多數青年當中造成了一個印象——只有寫實主義的作品才是正統的、進步的文學作品。

寫實主義！寫實主義！我們似乎天天都聽到這個文學流派，至於這個文學流派的主張是甚麼，它的歷史背景是怎樣，知道的人却並不多。

說起來，寫實主義是十九世紀末葉興起的，距今至少有七十年的時間，當時的詩人和小說家對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浪漫文學感到不滿，認為那些作品未能真實的表現人生，於是，便強調文學作品應以客觀的態度描繪事實的真相，以嚴肅的態度表現人生。寫實主義的文學流派便是這樣的產生出來了，主要的作家有巴爾扎克、福樓拜、馬克吐溫、托爾斯泰、杜思妥也夫斯基……等。

不久，左拉和果爾爾覺得寫實主義仍未能真實的表現事實真相，他們主張將科學的客觀態度應用於文學創作，文藝作家要像外科醫生解剖人體一樣的細細的剖析人生和事物。那便是有名的自然主義了。

寫實主義只是在短短的時間內就被另一個主義的浪濤翻蓋過，它的價值已經受到了重大的考驗。接下來，還有許多浪濤翻蓋過寫實主義，譬如卡夫卡等的表現主義、馬拉梅等的象徵主義、龐德等的寫象

派、阿拉貢等的超現實主義、艾略特等的印象主義、福克納等的意識流、卡繆等的存在主義……等等。這些文學流派是一步比一步更接近於描寫事實的真相，現在的文藝作家和十九世紀末的寫實主義的作家，在寫作的基本態度上已有了重大的改變，他們從客觀的描寫人生和事物的外相，轉變而為探索人類的心靈和意識的活動。

在今日，如果還有人把寫實主義認為是一個最進步的文學流派，那實在是一件幼稚可笑的事！

爲甚麼馬華文壇會經常有一小撮人把寫實主義捧得上天那麼高呢？這實在是一件令人尋味的事。我們不妨轉過頭來看看這一小撮人對寫實主義的解釋：「文藝作者要站在人民大眾的立場，客觀的描寫事實的真相。」這一小撮人當中有幾個比較聰明的，怕被明眼人指出寫實主義並不是進步的文學流派，於是，他們在寫實主義之上加了一個「新」字，但他們對於「新寫實主義」的解釋不過是把他們的同道對「寫實主義」的主張加以引伸：「新寫實主義是寫實主義和積極的浪漫主義的結合。」

「文藝作者要站在人民大眾的立場，客觀的描寫事實的真相。」這個解釋乍看起來，似乎和巴爾扎克等的寫實主義沒有甚麼分別，但仔細一看，却發覺其中大有問題，因爲這已經是大大的變了質的寫實主義了。「文藝作者要站在人民大眾的立場」是那一小撮人所強調的，這究竟是巴爾扎克的主張或是福樓拜的主張？答案是：都不是。那麼，這個主張是從那兒來的呢？說起來，這個主張的來頭可真不小，原來這是毛澤東在一九四二年發表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談話」中的要義，當時，他還特別解釋：「甚麼是人民大眾呢？最廣大的人佔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農民、兵士和城市小資產階級。」周揚（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在文化革命中已被清算）也說：「文藝爲工農兵服務是最徹底、最堅決的無產階級的文藝方針，……。」至於「新寫實主義」的主張，也是周揚的主張，周揚說：「爲了文藝能更有力的爲廣大的勞動人民服務，爲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偉大事業服務，我們提倡革命現實主義和積極的浪漫主義相結合的藝術。」

從上述的事實看來，我們瞭解到那小撮人拼命叫囂「寫實主義」和「新寫實主義」是另有居心的，原來他們是掛文藝的「羊頭」，賣政治的「狗肉」，他們藉着文藝作掩護去進行政治的勾當。

祕密拆穿了，我們對那一小撮人叫囂的甚麼寫實主義和新寫實主義，必然會毫不客氣的撇在一旁了。我們談寫實主義只能談文學上的寫實主義，我們若提倡寫實主義也只能提倡文學上的寫實主義。

今日，文藝作家早已對寫實主義抱冷淡的態度了，在世界文壇上，我們已少見寫實主義的作品了。有人強調馬華文藝作者應該走寫實主義的道路。其實，文學上的各家各派都有其優點，也都有其缺點，同時，對作家來說，由於所承受的傳統和本身條件的限制，有的善於應用寫實主義的表現方法，也有的善於運用意識流的表現手法，所以，對於各家各派的主張，我們應該採取超然的態度，而不可以把某家某派捧上天，或把某家某派踩下地。此外，作爲作者也好，作爲讀者也好，我們都不希望馬華文壇是清一色的寫實主義的作品，一個正常的文壇是應該多采多姿的。文學的派別越多，文壇越顯得蓬勃，馬華文壇沒有理由只容許寫實主義繁殖，而不允許其他的文學派別滋長。馬華文壇的繁榮，只有在各家各派作者的努力下才能够實現。

賣棺材的人

■張寒■

有整六天看不到藍天白雲，唏哩嘩啦的雨水，像來買棺材的孝子，哭個不歇。難得今早會放晴，瞧吧！門口這條黃泥路，亮晶晶的都是積水，三幾步遠就是一個窿。這山芭，早該鋪條柏油路，人家已經看電視了，這裏的路還不能行囉哩，像話嗎？

福祿全長生店的長條招牌，在陽光下看起來特別



刺眼。何心忍通常是十點開門，今天因為陽光透進門板縫裏，照得他渾身舒服，九點搭四時他就依呀一聲把門打開。真沒想到，最後那塊門板被人塗了一大片人屎。

門板上，還有一張白紙釘牢着。上面歪歪地寫着兩行字：

棺材佬賣棺材

斷子絕孫沒人埋

何心忍把字條撕下，藏進衣袋，再把沾滿屎味的門板放在一傍，才走回生意桌去。

不知道是那個缺德的人搞的把戲，要是被我何心忍查出來，我寧願把棺材當柴燒，也不願賣給他。

三年前，戴着方帽子，離開大學，回到這只有白鋸板屋的山芭，倒有一陣子的轟動，七十八歲的爸爸，還煮了湯圓，請來二桌朋友，嘻哈的又談又吃。吃到一半時，大家開始考問我：

一個說：我說心忍啊！你是我們山芭頭一個由大學堂走出來的，何老不知幾世前修的福，哈哈……一個被人叫做山芭電台的說：你三歲時，我對何老說過，你兩眼有光，將來一定光祖耀宗，何老，我當年對你說的話還記得嗎？

爸爸只管笑得露出沒有半個牙齒的大嘴巴，被山芭電台一問，慌忙中說：不記得了。

不記得？山芭電台像教授訓誨學生：當時，你沒有用心聽吧？

爸爸轉動着像抹過發亮油的禿頭回答：我是在心忍四歲時才認識你，才……哦，是的，應該……也許或者……可能一定是我沒用心聽，您老的看人是最不會錯。

嘻嘻，你這知道我不是吃了湯圓才說的話吧？我敢說一聲，像心忍這樣天庭飽滿，眉清目秀，將來準能撈個部長什麼的當當，我要是說差了，就叫死後沒棺材藏身。

我問道：這裏有棺材店嗎？

一個眇一隻眼的年輕人，連僅有的一隻眼也眇起來說：你問這幹嘛？

山芭電台說：你今天算是大學畢業生，別提這不吉利的東西了。

是啊！另一張嘴也動了起來。你在大學讀什麼大書？

工商管理。

哦哦！那準可以賺大錢囉？

讀書不是爲着賺錢。

嘿！不爲賺錢，每月花二百多塊，莫不是發了神經？把這錢買乳豬，可以買上十隻，將來乳豬變大豬，賣了呢，就可以娶個老婆，心忍，你說這話有道理嗎？

我望着要我養豬討老婆的山芭電台問道：這裡，連一間棺材店都沒有嗎？

沒有，半間都沒有，要是有人伸直了脚，還得用牛車到城裏去拖棺材來。

用牛車？

用牛車！就是李老頭的牛車，這裏的衰事就由他的老牛車一手辦，除了李老頭這種無父無母，無妻無兒，無親又無戚的孤老頭，也不會有人願意做這種衰事。

你說，這是衰事？

心忍，你是大學堂落過脚毛的人，難道衰事好事都不會分？不是我說，是全村人這麼說，你爸何老也這麼說。

是啊！一個滿口爛牙，似乎從未用過牙刷的人接口：要是我遇上這種衰事，好像說碰到穿孝服的人，就要回家燒三支香，然後在大門掛幾片艾葉，要是在路上遇到這種衰事，就連吐三口口水，唸二句阿彌陀佛：要是——

我問：要是認識的人死了。怎辨？

怎辨？從未用過牙刷的把雙眉一揚，說：那只好去送殯；不過，一定要記得討二粒糖吃，討一條紅絨

綁在門口，這就可以避邪了。

我說：我若是找不到工作，我就開棺材店，做獨市生意。

一直裝着笑臉的爸爸，馬上裝出一臉嚴肅說：心忍，既然讀够書，就不好亂說話。

我是說真話啊！爸爸！

爸爸聽了我的話，就悶着不出聲，那些來吃湯圓的人，一個個都會看臉色，一個說：要煮飯給下禾苗的丈夫吃，走了。一個說：要把蘿蔔乾拿去晒太陽，走了。又一個說：水缸缺水，要到河裏挑水，也走了……

最後，剩下爸爸和我相對着，天氣悶得令人發慌，像要下雨，我突然想起一個問題，便問：要是連月下雨，泥路爛溶溶的，李老頭的牛車準能把棺材運到嗎？有沒有試過陷在泥窟窿裏，誤了時？

爸爸望望天，又望望我說：你再問這些沒出息的問題，我就要打雷了。

我沒有再問下去。爸爸接着和我商量傳宗接代的事情，我告訴他，我已有對象，只要找到工作，有些錢，就可以結婚。

而找工作正和找對象一樣困難，不，應該說比找對象更難，想當年，自己只花半年的時間苦追死纏，完全採用籃球比賽的人釘人戰術，結果，竟然打贏一場漂亮的球。第一次帶陵陵回到商學系宿舍，一傳十，十傳百，有些午睡的同學，由牀上爬起來，只穿着條半透明的短褲，就趕到走廊上為陵陵吹口哨了。

他們連長褲也不穿一條，好像你們大學是和尙廟。陵陵說。

不，也有尼姑的，只不過那些尼姑不打扮時很難看，打扮後又不美騷。

你這張嘴呀，將來可以做推銷員。我還有什麼好選擇？一年的時間都溜過去了，我相信全馬所有大工廠都有我的應徵信，可是，就沒有一份工作成功。想起陵陵的話，我連推銷員也應徵，回信總是那些印好的字：缺額已滿，荷蒙應徵，不勝感激。

正當我心情最鬱悶的時候，爸爸死了，是病死在牀上，臨終時要我找到工作就結婚，將來生下孩子，一定要帶到墳上，燒香告訴他。

我點頭答應。然後，李老頭用牛車，喘着氣，把棺材載來，然後，又用牛車，喘着氣，把靈柩載到墓地。

我心裏感到更空虛，我知道再找不到工作，我就會悶得發瘋。

我坐着李老頭的牛車回家，我對李老頭說：爸留下下一千元和一間空洞的板屋，我想開棺材店，你來幫手好嗎？

不要說笑話，你爸剛下土，你該正經點，再說，你是喝過許多墨水的人，做這生意，人家會笑話。

我不怕人家笑話，我只怕沒生意。生意是有，不過，你千萬不能對人說這種話，人家會恨死你，人家會說：你要生意好，不是存心咒人。

死嗎？

我只是提供服務！

你這新名詞沒人會聽，拿我說罷！要棺材時就找我，平時却不願和我多打招呼，好像我得了發瘋症。

我是談正經話，李老頭，肯幫我忙嗎？

我活了這把年紀，還是頭一次聽說大學生要開棺材店，真是黃牛上天，沒人敢信。

當福祿全長生店的長條招牌掛起來，而我這個大學生坐在棺材旁邊，開始管理生意時，真像黃牛上天，引來許多好奇的人。

沒出息！有人說。

前世無修！有人說。

……有人說。

……有人說。

……也有人說。

不用刊登廣告，也不必印招貼，只半天工夫，全村人都知道我何心忍、大學生、工商管理系畢業，開了一間棺材店。

據說，你每天只要用掃把在棺材上掃三下，便會生意興隆，不死的人都會死，我不信這一套，雖然屋裏有二三把掃把，我從沒試過，也沒存心咒人死，有人上門買棺材，我就賣，那些平日咒我不得好死的人，家裏有喪事，還是要和我交易，並不是原諒了我（其實我根本沒有得罪他們），而是李老頭已在我店裏工作，沒有人為他們買棺材，只好光顧我的店。

我一向提供最佳服務，包送上門，包落土，全套

是三百五十元，一號大棺，一色貨，上面沒畫花鳥，有花鳥表示棺木有小裂縫，滿意嗎？——我對一個不認識的婦人說。

我一向提供最佳服務，包送上門，包落土，全套是三百五十元，一號大棺，一色貨，上面沒畫花鳥，有花鳥表示棺木有小裂縫，滿意嗎？——我對一個哭腫眼睛的婦人說。

滿意，這價錢不貴，可是，心忍啊，我那死鬼丈夫只給我留下三百元，還有三個孩子。

你先生是那一位？

余言河。

我不認識！

怎會不認識，你畢業回來，他還來吃過湯圓，人家叫他山芭電台的。

他……他……他他怎麼會？

噯！是命水不好，砍樹時來不及逃，是壓死的。大嫂，人死了，也不能復生，你也不必多流眼淚，把三百塊錢留下吧！一切後事，由我辦理，我馬上派人送貨過去。

不，我總不能叫你賠本，你多少得收一點，我才心安。

我就收你九角錢，彼此討個好兆頭。

九角？

我收九角够了，要賺，我會賺那些有錢而心腸不好的人的錢。

我一向提供最佳服務，包送上門，包落土，全套

是六百五十元，一號大棺，一色貨，上面沒畫花鳥，有花鳥表示棺木有小裂縫，滿意嗎？——我對專門放債的王克明說。

六百五十元？你以為我會印鈔票？這是最平宜的價錢，比吉隆坡的貨要平宜五十元。

可是，你賣給別人只三百五十元，給山芭電台的家人只收九角，你做生意那裏可以這樣神經？

神經是我的事，即使買一送一也是我的事，賣給你，就得六百五十元，一占也不減。你要是以為我貴，可以不買。

你……你……你知道我的爸爸和你的爸爸是朋友嗎？你的爸爸死，我的爸爸還有去送，你忘了嗎？

我知道，當然知道，我還知道你爸爸要你做生意，你偏不做，把錢放高利，人家到時還不出，就本利相加，山芭電台的老婆只向你借五十塊錢買米，現在本利相加的結果，她已欠你三百元，是嗎？

你知道這樣清楚？

你忘記我讀過書嗎？所以，我的貨要六百五十元，我要撥出三百元替山芭電台的老婆還債，你明白不明白？

何心忍，這次是我自己送上門，就六百五十元給你，讓你欺侮個夠，可是得記住，總有一天，我會欺侮回你。

四個柁工坐着李老頭的牛車來上班。李老頭看見何心忍坐着沉思，便問道：出貨還是下棋？

何心忍指着那塊有屎的門板說：不知道那一個缺德的人塗的屎，李老頭，你拿到後面去洗洗吧！下棋？何老板！一個柁工這樣問。下棋便表示沒有人買棺材。

出貨！何心忍用手一劃說。

大條還是小條？

全部！何心忍一揮手說。

四條？

四條！

好生意啊！一個柁工笑得看不見眼睛。

把四條扛出去晒晒太陽，下了六天雨，都快發霉，什麼好生意？何心忍越說越大聲，像是有那一個柁工得罪了他。

自從陵陵和他鬧翻，他就變得很容易發脾氣。他以為陵陵會和他同甘共苦，所以棺材店做得有點起色時，才寫信通知她：妳一直問我做什麼生意，我因為怕失敗，所以沒有告訴妳，現在，我告訴妳吧！我開棺材店，妳高興嗎？

妳猜她怎麼回信？她說：心忍，你要是真的開棺材店，我就馬上和你斷絕關係，我寧願睡在棺材裏，也不願做棺材婆。

這不像是鬧着玩的，找一個星期天，坐長途巴士到她住的馬六甲。

陵陵，妳不喜歡我開棺材店？

幹嘛一見面說這不吉利的東西？

不吉利？妳是說棺材？

你不提棺材行嗎？平時我看見這東西，晚上睡覺就會發惡夢，有一次看見梓工抬着這東西從面前經過，當晚驚得從牀上跌到牀下，這東西，又恐怖又吉利。

可是我天天晚上就睡在棺材裏面。

心忍，你怎麼啦？說話沒有一點分寸。

我說真話，我的棺材店是那地方唯一的棺材店，我不是說來逗你，事實上我已經營很久，因為地方上的人都認爲我不該開棺材店，我怕你也不喜歡，一直沒告訴你。每天晚上，我真的睡在棺材裏，又涼快，又舒服，頂上用塊紗布一蓋，半個蚊子都鑽不進呢！賣棺材？爲什麼要賣棺材？

爲什麼？爲了生活，也爲了給當地的居民提供服務。

缺德！缺德！

不偷，不搶，怎算缺德？不淫又不姦，怎算缺德？

你希望人死，人死了才有生意，人不死，你就要餓死，人死越多，你越高興，不是缺德嗎？

死是自然的事，也是人生過程中不能免的事。我不是神，我沒有希望人死就會死的超人力量，我只能在那些生命走到盡頭的人需要幫助時給予幫助，我做的是一種善事，我賣最好的棺材，提供最佳的服務，我讓人死後有最舒服的安息地方，讓他們不受蟲蟻的騷擾，死人有知，還會感謝我，這是缺德嗎？

缺德缺德缺德，缺——德！

陵陵，你爸是醫生，他滿屋子都是病人送的讚語

，有仁心仁術，有再世華陀，有藥到春回，我問你，他是缺德還是有德？

當然有德！

如果他是無德，我也是有德！

你是棺材佬，棺材佬怎可以和醫生相比？

怎不可以相比？如果所有的人不生病，你爸會有生意嗎？照你的說法，你爸不是希望人生生病嗎？生病的人越多，他的生意越好；病越重，他賺的錢越多，如果有流行性感胃之類，他就可以打開抽屜收鈔票，人不病，他就要餓死，不是缺德嗎？

你你你……你我……我討厭你，棺材佬，我寧願嫁給倒糞的，也不嫁給你，你滾吧！

滾就滾！我頂多斷子絕孫！

着：

「棺材佬賣棺材，

斷子絕孫沒人埋。」

唸完，便哈哈大笑。

李老頭剛把門板洗好，走出來，看見何心忍笑得走樣，便問：什麼事這樣高興？

我大概注定斷子絕孫。

這有什麼好笑？我還以爲棺材裏長出錢來。

李老頭，告訴我，你還沒和我工作時，大概賣了多少具棺材？

多少具？我怎記得起？很多很多就是，你問這幹什麼？

我想知道，那些買棺材的人有沒有感激過你？沒有，從來沒有。

你曾經有想過不幹這行嗎？

我沒有別的本領，又是孤老頭，不幹這行幹什麼？可是，心忍啊！我要是你，我就不幹這行，到城市去，什麼事不好幹？為什麼要躲在這裏，被人講閒話，爲什麼？

爲什麼？是的，爲什麼？李老頭，他們不只講我閒話，還把我當着霍亂病一樣可怕，我沒有一個朋友，沒有一個親人，連本來愛我的陵陵都不愛我，我只有守着這間破屋，陪伴着那些棺材，我爲什麼要幹這行？你瞧，他們寫紙條咒我，用糞塗我的門板，說不定有那一天還會放火燒我的屋子，把我燒死，我爲什麼要幹這行？

四個杵工把最後一具棺材扛出去晒太陽後，便回來問何心忍有什麼事要做。

何心忍回答：都扛回來！

都扛回來？一個杵工直瞪着何心忍：剛剛扛出去呢！

我說扛回來。

另一個接口：太陽猛猛的，爲什麼要扛回來？

我說扛回來就扛回來。

四個杵工相望着，走到門外，又把四具棺材扛了回來。

何心忍把杵工都打發走後，便對李老頭說：我要休息一些日子，你也休息休息吧！

你是說今天不做生意？

唔。

什麼時候才做？

不知道。

何心忍真的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再做生意。等店裏只剩下他一個人時，他用那支寫慣七十有二、八十有三的毛筆寫了幾個字，然後貼到門板上。他在路人好奇的觀望下，把門關上。

打從下午起，雨又下起來，泥濘的道路，變得更加泥濘。

何心忍縮在棺材裏，舒舒服服的睡了一個長長的午睡。

必剝的敲門聲把他驚醒，他沒有理睬，那聲音卻越來越大聲。還有一個憤怒的聲音在喊着：要買棺材啊！要買棺材啊！

何心忍沒有應，也沒有起來。好傢伙，你應該看看我貼的那張正楷寫的字條啊！他想。

果然，門外的人在朗誦字條了：當人類的無知和偏見一天不消除

我何心忍便一天不賣棺材

那人朗誦誦完，便大聲咒罵：人死了，他卻不賣棺材，缺德，真缺德！

□

□

□

兩地共此時

■ 慧 適 ■



陳仁作

想到別離，^①心上的陽光便隱去，黑沉沉的雨雲，陰暗了我的眼神。

是五月裡的一個早晨，手被握在另一隻手裡，黯然相對，默默地忘了祝福。

但時間和鐘錶並不是一對情人；轉瞬間，氣笛催發，一班小小的火車，竟使離情別緒，濃得像滾滾的黑烟。

放下溫柔的玫瑰小手，一直沒法回到現實。你不在這裡，春天和歡樂也不在這裏。爛泥河畔，從此又添了一段新愁。

^②日近水涓遠，每次約會是迢迢的百多哩，每次分手又是迢迢的百餘哩，來來往往，誰又數得清路程的總和呢？

種了芭蕉，又怨芭蕉。

三年以前，把寂寞寫在近打河上，每天醒來，在一間沒有陽光的樓閣，埋怨日子，是一種無限沉重的負擔。

但今天，却在車如流水人如潮的爛泥河畔，遠

遠地想念水湄那裡四濺的水花，葉聲花影的公園，還有幽幽如夢的情人巷。
這一些記憶，如今再一次重溫時，竟美感如藝術，令人神往不已，且渴望有朝一日，可以回到靜靜的水湄，重新再生活一次。

③ 每回小別，總盼望來日的相見，然而每次會面，又忘不了別離的陰影，這實在太折磨人了，你說。
在走向火車站的路上，車輛如龍，陽光生寒。你眉梢輕鎖，幽幽地又說：不知那一天，我們才不必互說再會呢？

真的，那時候，你可愛的地址，已是我的住處。紅袖添香，形影相隨，連不捨晝夜的時光，也要駐足而嘆：他們現在是一對情人呢！
不必獨在燈前，趕寫長長的信，又怨風寒露重，明亮的星月令人通宵無眠；也不担心一季綿綿的風雨，泥濘了你我相見的道路；日子是多麼美好呀，像春天再加上收穫。
只是，那是甚麼時候呢？

④ 一個人在窗前沉思，不知天外星光閃爍，更不知明月已照中庭。
一個握別，一個叮嚀，竟隔人千里，心雖有靈犀，但却無法面談。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雖不在海上，雖不是天涯，但如此寧靜的夜晚，怎不令人把對方深深想念呢？
也許，只有換我心爲你心，始知相憶深。
相思樹又輕輕歎息了，到明朝，又不知有幾許憔悴的小黃花，將鋪滿你曾經留連過的小路？

請訂閱本刊

請將訂費郵寄：The Chao Foon Press, P. O. Box 5, Petaling Jaya, Selangor.

她的心事

■ 趙汝明 ■

夜已經很深了，十四歲的小嫻正在搖着一隻灰黃色搖籃，搖籃裡面躺着一個娃娃，不知爲什麼，娃娃今晚總沒有睡意。可是，她的雙瞳却有點力不從心了。她極力將那微垂的眼皮睜開，她哼着歌兒，也極力把聲調壓得低低：

「小乖乖，好好地睡吧！

今晚的月亮真美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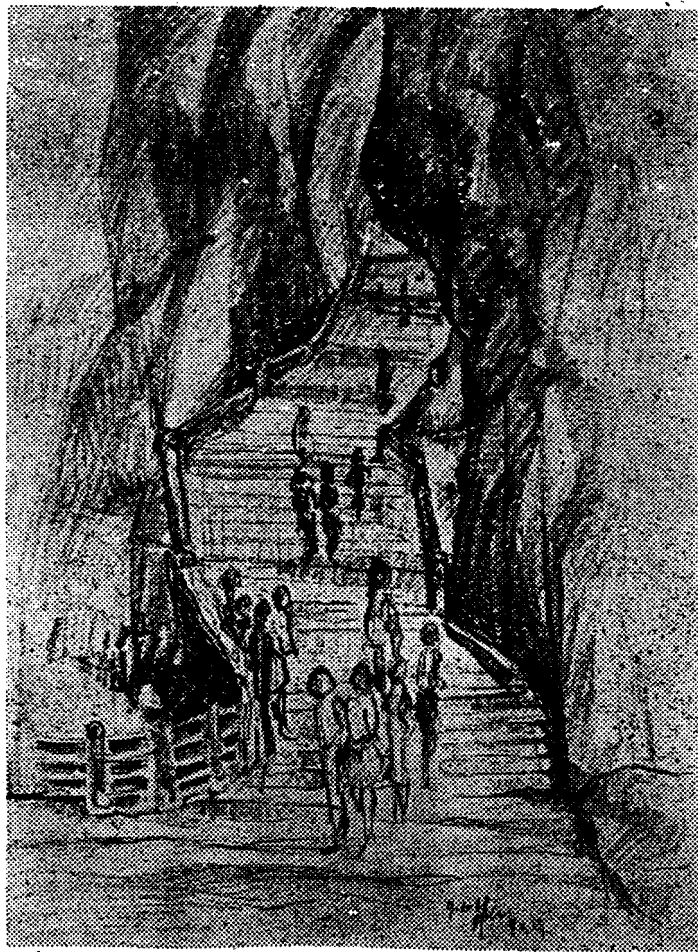
我把它摘下來。

放進你的小夢鄉。……」

她把頭微舉起，那盞高懸的小黃燈的燈光把她的睛眼刺了一下，她急忙把視線移到牆壁上去，牆壁上掛着的是一張她和父母合照的一張放大相片。這張相片，她呆望了很久，她想起了一些什麼，雙眼又閃出了一點淚光。從左邊到右邊，橫掛着一根鐵線，上面掛的是娃娃尿布與繼母的內衣內褲。在那盞小黃燈照耀之下，一切的反影都跌落在那張小小的睡牀上，搖籃上與她的身上。……

房裡的氣氛挺悶的，娃娃的那些尿布，的確有點

刺鼻。雖然，這房裡的一切都非常的刺眼刺鼻，可是，那股濃濃的瞞意却仍然離不開她的眼瞳。就在這時，娃娃突然猛哭了起來，聲音哭得近乎



沙啞。

「噯！噯！噯！」她急忙哼道：「乖乖睡吧！睡吧！」

怕吵醒了隔房的父親與繼母，所以，她仍然把聲調壓得低低。可是，隔房的父親却被吵醒了，她隱約地聽到他輕嘆與起床的聲音。不久，她的房門被推開了，父親輕輕地跑了進來，邊用手擦揉着那雙仍帶着睡意的眼睛，惺惺地問道：「小嫻，還未睡嗎？」

「就快要睡了！」她輕輕在答道。

「娃娃今晚怎麼啦！」

「娃娃今晚好像沒睡意。」她打了一個呵欠，有點不安地說。

「或者是餓了吧？」

父親打算向那張沖奶粉的桌子走去。

子走去。

隔房繼母那刺耳的聲音忽然傳了出來：「死鬼，還不回來睡？明天還要工作哪！」

「哦！就來啦！」父親急忙應道。

「哼！這麼大了，還怕她連一個娃娃都看不住嗎？」

？

隱隱約約地，繼母的話還陸繼地傳過來。

「娃娃已經沒哭了，爸爸您還是早點休息吧！而且明天您還要工作哪！」她訥訥地對父親說。

「好……：……亦也早點休息吧！」父親的雙眼有點淚光，終於帶着一懷疚意走出了房門。

當然，她瞭解父親的隱衷。他的確是一個慈祥的父親，雖然，在繼母的面前，他總有點顯得懦弱。但

她知道，每個人都會有一時之錯的，假如，父親那天不是醉酒的話，或者，也不會有今天這樣的日子。

她流淚了！並不是為父親造成的不幸而流淚，而是為了自己的不幸而流淚，為母親的早逝而流淚。她也知道：假如母親還健在的話，她至少不會像現在這樣孤獨；她至少還能像隔鄰的小鳳小慧她們那樣，每天由母親為她們做早餐，站在門口眼送她們上學去。

……：……

她也永遠不會忘記，母親在臨死緊握住她的那雙冰冷的枯手，和那雙含着熱淚的無神的深邃的眼睛，以及那些顫抖輕微的話語：「乖孩子，別哭，我以後……：……亦可要乖乖的聽……：……爸爸的話啊！……：……」那時，她早已泣不成聲，緊抱着母親，只顫抖地叫出一聲：「媽媽！……：……」

她不明白，為什麼死神會這麼無情；她也不明白，她們為什麼會這麼不幸！假如上帝是在保護着子民的話，祂為什麼不同時保護着母親呢？她的確感到迷惘。……：……

就在那時，死神在她的心靈留下了一道深深的抹不去的悲恨！她恨死神不該這麼早便把母親帶去。因為，她還很需要那份親切的母愛啊！

母親生前是一個心地善良的教育工作者；也是一個和藹可親的母親。她的同事，與學生們都對她很敬愛的。她記得，在母親逝世的那晚，不僅是她和父親以及親戚們悲哀，而且，那些在場的教師與學生們也都泣不成聲。

當然，父親更不用說了，雖然，母親死的時候他沒流過淚，但他却蒼老了許多，而憂悵的陰影就在那時在他的臉上駐了腳，他不再喜歡說話了。一直到現在，她依然不會在父親的臉上尋覓到一絲淡淡的笑容。

在母親臨死之前，父親會坐在母親的牀邊獨自看護着母親，足足兩日兩夜沒睡過，也沒離開過母親的身邊。母親會三番四次地低聲勸道：「冲豪！你還是去休息吧！我不會有事的，而且，你也該吃點東西啊！」

「不！我並不疲倦；也不餓！」父親堅持着輕輕地握住母親的手說道：「別為我擔心，其實亦應該休息才對。」

「唉！」母親無可奈何地輕嘆了一聲。她知道父親的個性，勸也沒用的。其實，她知道父親是在撒謊，因為，她早已看到父親那困意的臉與那雙疲倦的眼睛。

第二天的深晚，母親逝世了！掙脫了那長久糾纏着她的病魔——癌！

母親臨死前會握緊父親的手，顫抖地說道：「冲豪，感激你這些天來對我的照顧，我已經不行啦！我知道，我死了之後，你一定會很寂寞，假如有機會的話，就娶回一個吧，千萬不要為了我啊！不然，我會不安的，你知道嗎？」母親吞了一下口水有點辛苦地繼續說道：「小嫻是一個聰明伶俐的孩子，我死了之後，她也一定會很可憐，很孤獨的？她是我僅能給你

留下的慰藉的禮物，希望你能珍惜她，假如有能力的話，就給她多讀些書吧……。」

當時，父親沒答話，也沒流淚。只緊抓住母親的手，慙傷麻木地領着首。

自從母親逝世之後，父親學會了抽煙與喝酒。有時甚至喝得酩酊大醉。不止一次了，她會這麼勸她的父親：「爸爸，您為什麼要這樣折磨自己呢？」

「孩子，亦不會明白的！」父親痛苦地說：「除了煙與酒，沒什麼東西能再使我平靜的了。」

「煙和酒是對人的身體有害的。」她擔心着父親的健康，父親越來越枯瘦了。但她却也為自己的孤獨而流淚了，她嗚咽着說：「您每夜去喝酒，阿苓姐每夜要回家。家裡總是靜悄悄的，沒有人陪我玩；也沒有人教我讀書，我很害怕呀！」

「唉！」父親聽了之後，沉默了很久，然後用那枯冷的手撫着她的頭，歉疚地說道：「孩子別哭了，以後爸爸不再飲酒，不再抽煙了，每天在家陪亦讀書陪你玩。」

「真的？」她抓住父親的手驚喜地問道。

「嗯！」父親誠懇地點點頭。

可是，這些話父親卻沒有實現。他依然常抽煙常醉酒。其實，她也很明白，父親之愛抽煙醉酒都是母親逝世的刺激。因為，母親還健在的時候，她從沒見過父親抽過一支煙，沾過一滴酒。

每當父親醉酒回來，他總是喃喃地輕喚着母親的名字。每逢遇到這個情景，她除了哭泣之外，她的確

不知道該用一些什麼話去安慰他。而每當父親酒醒之後，却總是用那變疚歉的眼光望着她。

有一次，父親又在外面喝醉了酒，這一次，攙扶着父親回來的是一個粉臉紅唇的摩登女人。她呆住了，她不明白，爲什麼父親飲醉了酒會有女人扶他回來的。

「睡房呢？」那攙扶着父親的女人向她問道。

「這邊，」她急忙打開了父親的房門。

「我……還沒……有醉！」父親口中的酒氣迫人。

那女人踉踉跄跄地把父親攙扶了進去，把房門關上。小嫻呆呆地站在門外。等了很久，都還未見那女人出來，只隱約地聽到父親那夢囈一般的說話聲與一些脫衣服的聲音。她只好坐到沙發上去等。很久很久，她終於在沙發上睡着了。

到第二天清晨，當她醒過來的時候，才發覺自己原來是在沙發上過了一夜。

她揉了揉那變惶悚的睡眠，看了看父親那扇緊閉的房門。便站了起來，就在她站起來的時候，父親的房裡忽然傳出了一個女人的哭泣的聲音：「嗚……嗚……你這沒良心的死鬼！嗚……嗚……」她聽得出來，這是昨晚扶父親回來的那個摩登的女人的聲音。

「我怎麼啦？蘇茜！」是父親沉重的聲音。

「你欺負了我！」

「我欺負了妳？」不久，才聽到父親驚訝的說話聲。

「你還要甚麼東西証明？」那女人又哭了起來。

「嗚……嗚……嗚……」

「那，妳想怎樣？」

「結婚！」

「結婚？」

「當然，難道你想賴嗎？」

「我要考慮一下。」很久，才聽到父親這麼說。

「你還要考慮？」

「妳先回夜總會去吧！今晚我才答應妳。」

「也好，可是你別想賴！否則，我不會放過你。」

「好了！好了！妳先回去吧！」那是父親很不耐煩的聲音。

兩星期後的一個傍晚，父親又把那女人帶回家來了。在飯桌上，父親忽然向她招了招手說道：「來，小嫻，過來叫一聲姨媽。」聽了父親的話，她楞住了！可是，她還是走了過去向那女人顫抖地叫了一聲：「姨媽！」

「哦——」那女人漫不經心地看着父親說道：「這就是你所說的那位寶貝女兒嗎？」

「妳別這樣說話，可以嗎？」父親有點生氣地望住那女人。

「哼！」那女人把身子轉了過去。

「吃飯吧！」父親把眼光轉望着她。在父親那變深邃的眼睛裡，她仍然可以覓到那道濃濃的疚意。

晚飯就在這不愉快的氣氛中結束了。自從有了繼母之後，家裡已沒有了昔日那些安寧

的感覺了。每天都有繼母的客人到訪，不是珍妮，便是安妮。她們都是以姐妹相稱的。而所談的總是一些打麻將，跳舞啦！那裡的百貨公司大減價啦！每當有客人來的時候，繼母總是陪着她們一道出去。一去就是一整天，有時回來的時候，是興高彩烈的，有時却無緣無故的罵她和阿芬姐。她當然知道，繼母笑的時候就是贏錢，罵的時候就是輸錢了。

兩個月之後，繼母忽然把阿芬姐辭去了。她的理由是：「家用不夠開銷！」

「那家裡的事情誰做呢？」父親問道。

「洗幾件衣服，煮兩餐飯，小嫻都不會做嗎？」繼母勢利地說道。

「小嫻？」父親吃了一驚。「她從來都沒做幹過這些事的，她哪會做呀！」

「哼！十四歲的女孩子啦！！連這些小事都不會做？」繼母憤憤地說：「我八九歲的時候，什麼家事都會做啦！」

「她與妳又怎能相同呢？」

「怎麼不同呀！」繼母大聲嚷道：「難道她才是人？」

「妳！……唉！……」父親語塞。

「爸爸！您就讓我學學吧！」她不想她們再爭吵下去，於是便跑過去拉着父親的手說道：「其實，我也該學做一些家事的。」

「哼！」繼母憤怒地往房裡走去。

以後，那些洗衣和煮飯的工作便落在小嫻的身上。

。繼母依然每天和那班姐妹們出去逛洋貨店，打麻將。就是有時空閒在家，也從沒幫過手，有時父親看得不過眼，便開口說她一兩句，但，繼母却厲聲地罵道：「不學哪兒會呀！」

父親常沒有辦法和她爭辯，而小嫻也只好任勞任怨了。

半年後。繼母生下了一個男娃娃，小嫻的工作便更繁重起來，除了煮飯洗衣之外，每天還要洗一大堆娃娃的尿布。

有一天吃過晚飯後，大家都坐在沙發上休息。繼母忽然對父親說：「添了娃娃之後，現在家用又不够開支啦！」

「那有什麼法，」父親皺了皺眉說道：「盡量節省省省吧！」

「每天的開支是固定的，怎能節省呀！」繼母瞟了瞟小嫻，然後又望着父親：「我看，小嫻不要讀書好了！」

「什麼？」父親大吃一驚；放下報紙：「要小嫻輟學？」

「不够開支，有什麼辦法呢？」

「不可以！」父親憤怒地說道。

「怎麼不可以呀！」繼母大聲在說：「我比她還小就輟學出來做事啦！」

「不能！」父親仍然憤怒地堅持着說：「她必須要多讀一些書！」

「但，你有這份能力嗎？」繼母大聲說道：「現

在家用就已經不夠開支啦！」

「我當然會有辦法！」父親也大聲地說。

「有辦法？」繼母說：「就憑你每月從銀行拿回來的四百塊薪金？」

「……」父親被氣得一時講不出話來，氣呼呼地站了起來，向房裡走去。

小嫻推開父親的房門，她看見父親呆呆地坐在牀邊的那張籐椅上。她含着淚走了過去，跪在父親的身旁，輕輕地拉着父親的手央求道：「爸爸，您不要再和姨媽吵架好嗎？既然家用不夠，您就讓我暫時輟學好了。」

「孩子！」父親低下頭，用手輕輕地撫着她的頭髮，顫抖地說：「這都是我害了妳，我對不起妳的媽！」

一提起媽媽，她的眼淚不禁又湧出了眼眶。當她抬起頭的時候，她才忽然發覺到父親的那雙深邃的眼睛也含滿了淚水。這是她第一次看到父親流淚，他忙着安慰道：「爸爸，您不要傷心，其實，我讀的書也不算少了，就是輟了學，我也可以在家裡自修的。」

父親沒說話。她緩緩地站起身，輕輕地走出了去。

踏入自己的房門，想起了自己的遭遇，不由又悲從中來，眼淚又一次湧出了她的眼眶。

她知道，假如繼母不是每天去打麻將的話，每月四百塊的家用是夠開支的。因為，這幢屋子是母親生前與父親共同出錢買下的。而且家裡也沒請傭人了。

但，她却不明白，繼母爲什麼總是對她這麼仇視？她感到一陣迷惘……

一陣刺耳的嬰兒哭聲，把她從夢中驚醒了過來。她極力撐開那惺忪疲倦的睡眼。

「噯！噯！噯……」她輕輕地把搖籃搖了幾下。

但，不久，那股濃濃的瞋意却又向她的雙眼，壓了下去。……

移動

。溫瑞安。

那飄忽不定的流雲
河面上蕩動的浮萍
永遠在碧空中移動
在青流上飄浮
不要問它們
歸宿在何處
希望在那裏
能够不停頓有多好

生命的青春
能够活躍
像流雲，像浮萍
它就會分享陽光的溫暖

龍引十四年（十一）

雙頭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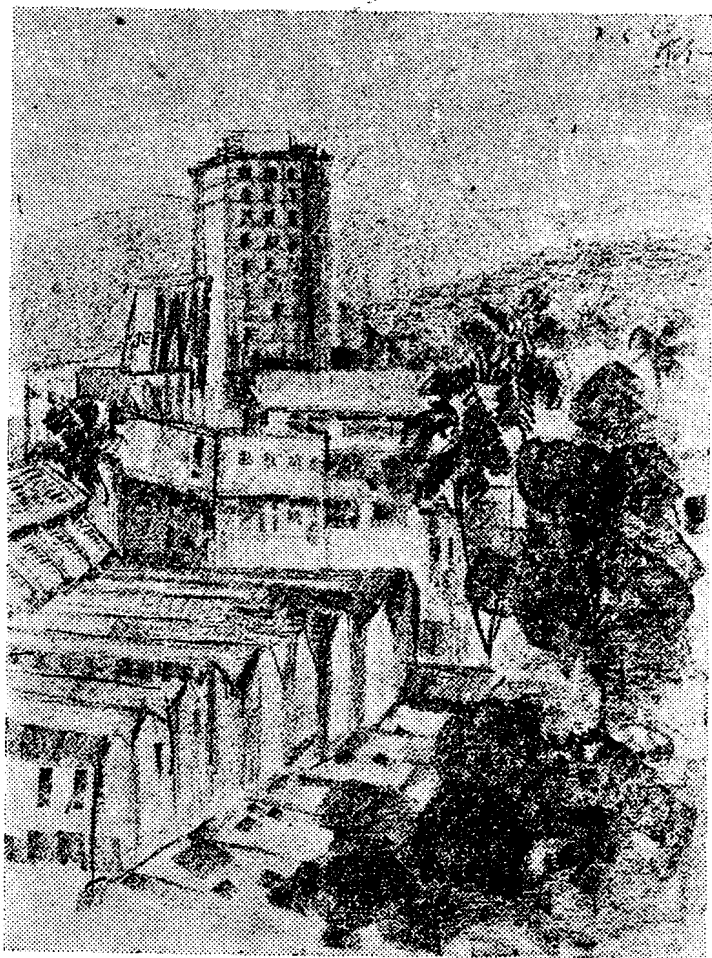
。黃潤岳。

龍引的中學，全名為新文龍中華中學；很多人都明白它的道理。有人稱新文龍中學，甚至有稱新龍引的。住在三區的人，當然沒有問題，可是「三區」兩字，仍是不足為外人道也。

所謂三區，就是指新加蘭、文律和龍引三個地區。在行政方面，文律屬笨珍縣轄，新加蘭和龍引屬峇株縣轄。在從前，郵區也是如此分割；由龍引寄一封信到文律，先下峇株，去新山，折回笨珍，才送到文律。新文龍三區聯在一起，還是戰後的事；因為日本佔領期間，三區華人不團結，吃虧很大。如今，每年清明節公祭殉難華人，都是由三區聯合主持的。自鄭振中先生逝世以後，每年公祭華人公墓之後，再去峇株公祭振中先生。振中先生死而有知，應該會感到安慰的；因為他對於三區的合作和團結，盡了最大的力量。

聯絡三區，還有一個因素，那就是海邊巴士公司有一條路線，由峇株經新加蘭、龍引直到文律。這樣一來，三區之間的交通，就相當方便了。

一九五〇年，三區人士擬開辦中學，同時統籌統辦三區境內各華校；於是三區人士才正式大團結。龍引地



陳仁作

處兩區之中，北離新加蘭八哩，南離文律也是八哩；更有趣的是離峇株和笨珍各廿二哩。加上龍引中華小學一九四八年完成了新校舍，增辦中學不須另建教室。新文龍三區華校聯合董事會成立了，所轄學校有新加蘭中華學校和一開分校，文律的樂育學校和六開分校，龍引的中華學校。鄭振中先生，衆望所歸，被推爲董事長。

董事長在開會時，常常提到雙頭尾；所謂雙頭尾就是指新加蘭和文律。當時的地區之成見很深，新文龍一詞，龍字居尾；這也是董事長的苦心。我在作校歌歌詞時，特別強調：「我們是三區華校學生，切莫分新文龍！」例如要派三位童軍赴澳洲參加大露營時，便是一區一人。記得慶祝英女王加冕時，在峇株有花車遊行。忽然一陣謠言說：學校的花燈只寫上龍引。於是，議論紛紛。董事長說：「這不簡單嗎？他們自己去學校看一下就明白了。」當天下午，果真有幾位熱心人士來學校看紮花燈。

我花了相當多的時間與精力，來消弭學生之間的這種地區觀念。慢慢地三區以外有學生來了，到了開辦了高師班，遠自吡叻州都有學生來了，三區的地域觀念，不消除也要消除。幾年以後，三區的界綫，只有在分派校車時才有提出。

一九五二年起，我兼了雙頭尾的校長。三區的華校，可說是真正的統籌統辦。不過，我的兼任雙頭尾，卻是有名無實的。中學新辦，已是千頭萬緒；龍引小學的事也不少。那有精力和時間來管理新加蘭和文律的小學？新加蘭，我找黃洽秋兄去負責。他是老教育家，聽說戰前担前峇株五校董事會的秘書，就好像後來的華校督學一樣，權力大，責任重。他做事很負責任，非常豪爽，又坦白，又耿直。我和他相交十餘年，很合得來。洽秋兄的脾氣，非常暴躁；而且倚老賣老，一點也不控制。對朋友，對同事，對學生，都是一樣；要講就講，要罵就罵；不擇時間，不論地點，也不顧一點情面。我比他年輕，我很尊敬他，有時也勸勸他。他雖然非常尊重我，卻不接受我的勸告；老是那麼一句話：「校長，你不知道……」

他愛喝酒，更愛鬧酒；我也是一樣。不過我的年齡不及他，招牌也不够老，我喝醉了，靜悄悄地回家去睡覺；他就不同了。

我記得是振中亭開幕的那晚，學校裏的確是冠蓋雲集，熱鬧異常，那是替振中先生做大日子。在宴會之後，便舉行振中金杯男女籃球賽。當女子隊球賽開始不久，洽秋兄竟大發雷霆，說是裁判員不公道。

這是一件非常煞風景的事。

爲了建亭和籌辦球賽，我們花掉多少時間、精力和金錢，正要大功告成的時候，他撥下這大盆冷水！有些人把他拖開；有些人支持他，說是球賽不公平；有些人在責怪他；甚至有些人要揍他。大部份的人都在議論紛紛：是洽秋嗎？他便是這樣的人！

於是，我第一次領略到振中先生的容忍和度量。這件事發生了，他自始至終，不愠不怨，泰然自若！他和冷秋兄是幾十年的老朋友，如果換上我，我一定要大罵他一頓。

振中先生滿面春風，勸止了冷秋，打開手中的罐裝三個五，很從容的燃上一枝煙；竟是若無其事似的。不是修養到家的人，誰能如此？我的性子急，脾氣躁，我非常注意剋制自己，我也可算是一個有修養的人。但是要與振中先生一比，自愧不如遠甚。

記得當場的裁判是黃清良，那時還在高師讀書。後來他和冷秋兄的關係倒非常好，這便是冷秋兄的長處。要談冷秋發脾氣的事，的確不少。有一屆柔佛華校聯合運動會要做紀念旗，由冷秋兄承包負責。不知有誰講了閒話，他又在教育局向董天成先生和振中先生，亂罵亂鬧，大發脾氣。大家勸他一陣，吃了午飯就好了。

冷秋兄的脾氣像火一樣，可以說是像煤氣打火機的火，燃得快，火焰大，一蓋就熄了！

我總覺得他的脾氣是可愛的；我相信振中先生也可能與我有同感。他有真性格，不掩飾，不含糊。這種人通常是富有正義感的。在我擔任柔中學校教師會主席的這段時期，他對於會務非常熱心，非常支持我。在我離職之前，他還在會中大聲疾呼，言人之所不敢言。

我和他及當時文律的林忠廉校長，被指定擔任三區的勸募小組，為柔中教師會的新會所籌基金。我們先從新加蘭開始，由冷秋兄發言：「我們三位校長今日為教師會而來，新會所已經落成了，錢無着落，……添福添壽，再加一點……我們難得出來，……不看我的情面，也要看他們兩位大校長……怎麼樣？還是現款好，我們的收條便便，免得下次又要請我們喝咖啡……哈哈……」在這種情形之下，誰好意思不出？少了都拿不出手！一天之中，我們徵募了二千多。晚上在峇株，我大請他一頓。

冷秋兄常常提起過去：「兒女小，負擔重，生活苦；但是，晚上一定開大光燈來讓兒女們讀書。」他除了做校長之外，能賺錢的一些家庭工業，他都做：做黑板，做錦旗。好容易把一個個兒女都培養成器了。有的做校長，有的做護士長；他真的做老太爺了。後來的幾年，他不僅沒有負擔，也許兒女們多少還有點孝敬，他的經濟情形頗好，手頭很鬆，甚至有點亂花。

不過，我是同情他的。早年的辛勤艱苦，到了晚年，總想獲得補償。錢難賺的時候，五分一角也不容易找到了。到了有錢的時候，一元一元的隨便拋，也是一種樂趣。或者說是一種對錢的報復罷了！

他愛喝酒，後來竟乾脆上酒吧。免不了有人非議。我不能說我贊成他上酒吧；如果讓我講句老實話：我仍是同情他的。一個人的內心的寂寞，尤其是老年人，都得尋求某一種解脫。

他上酒吧喝酒，而且跳舞；確實實規規矩矩的只是喝酒與跳舞。這也是不易的操守。我會笑他老風流，

臨老入花叢！他僅笑笑，不置可否。他的跳舞技術進步相當快，後來可以跳扭腰舞了。他是老運動家，扭腰舞不會把腰骨扭斷的。他既是一個心直口快的人，連上酒吧也毫無忌諱。有人攻擊他。他說：政府既抽酒稅，准開酒吧，他就可以去喝酒；現款付賬，沒有錢就不去。

振中先生逝世，他非常痛心，很誠懇的送了一筆奠儀。我們談到振中先生時，都不勝唏噓嘆惋。冷秋兄長新加蘭中華學校，前後十餘年。去年因年老退休，這可說是新加蘭的損失。我離開龍引時，他請我幾次；後來還要約幾個朋友特別請我一次。一方面，我的確抽不出時間；另一方面，我對於那「特別」，不免有顧忌。我到馬六甲後，他和享源講過好幾次，要享源轉告：我到峇株，他一定要請。我和他只再見過一次，而且是吃過飯才去找他。想不到有一天早上看報紙，竟看到冷秋兄出殯的消息。那一天，剛巧學校裡有要事，匆忙之間無法抽身；連送他上山的緣份都沒有了。想拍一急電去弔唁；但是死者已矣，弔唁變成俗套。又想打一長途電話，托朋友代送一個花圈；然而此一花圈又何能達情於萬一？最後是一點表示都沒有。不過，以我和冷秋兄相交之久，相知之深，沒有電報花圈，他在天有知，仍會安慰的：因為我總算是了解他的人之一。

冷秋兄愛喝酒，文律的錢愛華兄呢，便是愛打牌的。愛華兄和我在興中同事半年，對我相當不錯。我到龍引不久，便用電報把他從北吡叻的仁丹請來，除了担任文史功課之外，還掛了一個校長室秘書的銜頭。他問我：加上這個銜頭做什麼？我說：「你好替我去吹牛。」「哦，原來是這樣的。」他笑笑，便接受了。

我既兼了雙頭尾，便要他去文律主持樂育學校。他這個人，兒女給別人養，自己孑然一身，以校為家。脾氣不像冷秋兄那麼暴躁，卻也是點得起火的。生起氣來，雖不是亂吵亂鬧，倒也會毫不留情，硬梆梆的。他不抽煙，不喝酒，只愛打牌！他是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我問他：老錢！上帝准你打牌麼？他笑而不答。

他是為打牌而打牌；只要有牌打，不分晝夜，不擇夥伴，不論輸贏；可以三天三夜不停。有時是一羣人和他車輪戰，他一面吃雞汁，一面應戰。假別去星洲，住在旅館裡沒有人陪他打牌，便約電梯司機和舞女湊數。誰都說他當菜頭，他死也要否認他們會騙他。

有一次，我和幾個同事去星洲，剛好老錢也在。於是大家商量：與其讓老錢給別人「吃」，不如約他去打一場，贏他一點錢，大家可以大吃一頓。我不愛打牌，便要留在旅館等消息。那知第二天天沒亮，他們三人大敗而回，合計輸了六七十塊，讓老錢一個人掃去。不一會，老錢笑嘻嘻的來到我的房間：「校長，我早就講他們不是找我的對手，他們不相信；一定要送我一筆學費！」沒有辦法，那晚由我請客。

老錢自奉極儉，衣食都省。除了打牌輸錢之外，甚麼都捨不得。牌賬卻非常清楚，常常到發薪水時，便下

峇株到郵局匯錢還牌賬。他打牌有兩個特點：一是不在本地；二是絕不就誤功課；有時是拜一大清早包德士回學校。想不到他這樣一位忠心耿耿公爾忘私的人，竟受到人攻擊。有人寫匿名信去教育局告他，卻又提不出任何一點理由。只說他不中用，要趕他走。我不敢把這事告訴他。我想：如果他知道了，不是氣到要自殺，便會要拿刀去和人拼命！

他在文律時，還有高逸羣和葉漢秋兩位，都是中學教師在屈就。那時教師不易找，中學教師更難找。老錢原是教中學的，調去文律，已經是事非得已，大材小用；再加上高葉兩位，簡直是沓而多士了。我們不能讓他們委屈太久，老錢便推薦陳齊怡先生担任校長，由他聘請一批年青有為的老師。以後的幾年，文律辦得有聲有色。可惜他們幾位，都到新加坡另有高就，紛紛離開。如今齊怡兄在星洲任聯華學校校長，前年還舉行盛大的新校舍落成典禮。培中學生旅行團要去借宿，他還特別裝修水電。故人情深，殊非泛泛者所可比擬。文律後來又換了一兩位校長，我和他們的關係都非常好。聽說有了英文學校之後，樂育學校的學生人數漸少，令人嘆惜！

一九五七年黃雪翔先生離開龍引去居林主長覺民中學，老錢跟着去了。後來他回天定，創辦天定中學，大有武訓的作風。他用私人的收入去買車作學校的校車；禮賢下士，苦求良師；把學校當作大家庭，休戚相關，衣食與共；他自己不支薪津，卻盡量提高教師的待遇；爲了建校，他南奔北馳；他有一套計劃，他有一套理想。可惜的是他的精力不夠，積勞成疾，最後蒙主召去了。

他在板城養病的時候，我會赴板參加教總召開的會議。旅途勞頓，應酬頻繁，有一個報告要我草擬，日夜都不得閒空。一時疏忽，我留在板城三天，竟不會抽暇去看他。想不到幾個月之後，想看他也看不到了。我非常懊悔，會寫了一篇文章弔唁他，在學生週報封面刊出。十餘年的老朋友，便永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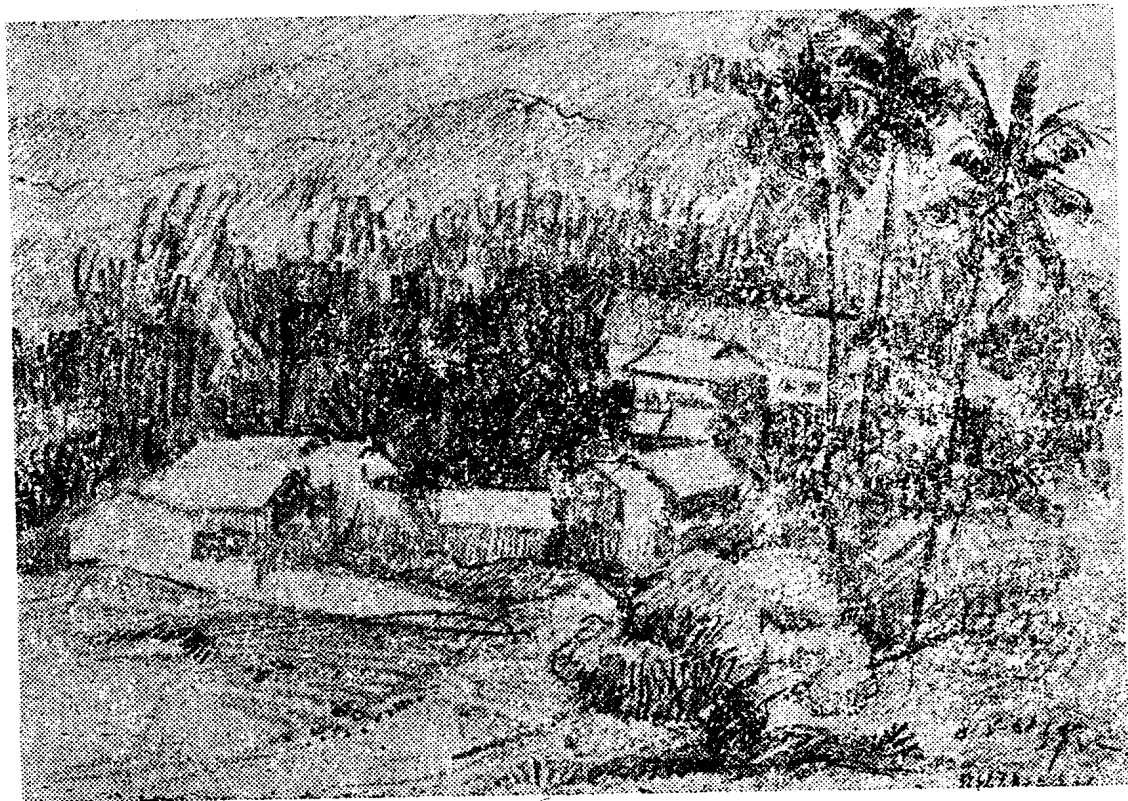
老錢先走，董事長跟着去了，冷秋兄又走了。人生的旅途，他們先後走完了！我們不必談重於泰山輕如鴻毛之類的話，他們三人都可說是爲了教育而獻出他們的一生。我記得某位校長逝世，我寫了一付輓聯，倒可說是他們的寫照：「爲教育而生，爲教育而死，生死何足論；」

乃同道之師，乃同道之表，師表已留型。」

寫好之後，有人批評不合平仄，我只笑笑。老錢大爲不滿，說他們趕不上時代；廿世紀做輓聯還斤斤計較那一套。當時我覺得他對我過份的熱愛。在他的心目中，我這位校長，能古能今，能中能外，是無可非議的。老錢可以說是我的知音；振中先生可以說是我的知心；冷秋兄可以平說是我的知友了。

第二個夢

■蔡阿莎■



腳踏街頭。

1

百貨公司的櫥窗比前更多采，花樣也更多，但這些對她都沒有一點誘惑……

該回去了。上車，下車，又搭電梯，電梯像老牛拉破車似的，好慢好慢地顯得有點沉重，就像她的心情一樣。

這就是家了，靜寂得像一泓死水；她簡直沒有勇氣去輕輕地敲一下門。

雖然沒有勇氣，但仍然得敲，天天都得敲。

在她意識裡感覺到他在移動着，那單調的步伐觸地聲「喀、喀」地响。

門開了，他策着手杖凝立在門旁，臉孔有點蒼白，但却有一絲隱隱約約的笑容。

「回來了。」聲音有點沙啞，也帶有點討好的聲調。

「廢話！」她心裡這麼想，但却「唔」了一聲，沒有笑意；雖然她想能有點笑意。

他迷茫了，也像是心疚。

良久，他才困難地移步到房門前。

「看過阿群嗎？」他輕輕地問。

「看過。」

「阿群可以留在家裡。」

「誰帶他上學？」她拉下拉鍊。

他緘默了，輕輕地太息。好久，他才低低地說：

「碧如，我真對不起妳。」

「別那麼說了，樺……」他換過衣服。

「我害妳受苦。」

「……」她哀怨地看了他一眼，說：「該吃晚飯

了。」

晚餐，他弄的晚餐。自他失去那條腿後，他也失去了工作的能力。於是這個家變了，他留在家裡，她把那唯一的五歲大孩子送到外婆家去，自己踏出廚房，在一家公司當打字員來維持這個家……

2

踏出公司大門，投入大街上的人潮裡，她有點茫然的感覺，人羣、車羣都是那麼匆匆地。她漫無目的地隨着人潮湧動……

該回去了：她想。但她又不想回去。

瀏覽櫥窗——那 Mini Skirt 很短很短的，很粗的

條紋，表現出了青春的氣息。

青春……我的青春：她迷茫地想。

一輛汽車在她身旁煞車，那尖銳的車輪磨擦聲，使他神經系統極度敏感地起了一陣抽搐……好一會她才逐漸地平定下來。

一個男人由汽車下來，走到她面前笑了笑。

「是你……經理。」她有點嘔嘔。

「別這樣叫我，我仍舊是國民。」他頓了頓說：「上車吧，我們一道吃頓飯如何？」

「我想回去了。」

「我送你回去吧！」

她不想回去，也不想拒絕他。於是，默默地上了

車。

在車上，沉默了一會，終於，他歪過頭來看了她

一眼說：「妳心事重重。」

「沒有！」她立即否認。

「我們是多年朋友了，我很了解妳。雖然，現在我們接觸的機會少了，但是，我看得出近來妳心情很壞，常常在街上留連很遲才回去……」

「你怎會知道……沒有的事。」她急急說：「沒有的事。」

有的事。」

「對不起，我並不是有心窺伺妳，我祇是關心妳。」他繼續說：「當你遭受不幸後，我時刻都想幫忙妳，尤其是當妳愁眉不展時，我心裡也很難過。」

「你已經給我很大的幫忙了。」

「那算不了甚麼。」

「如果不是你，我怎麼能有機會在你的公司得到這份工作。」

「我想怎樣才能使妳快樂些。」

「我已經很快樂了。」她牽強地笑了笑。

「妳在欺騙自己，又何必呢！」

「我在說真話。」

「自從妳嫁給少樺後，我會傷心了一段日子。我

老是自己對自己說，忘了她吧，碧如她會快樂，會幸福的。這樣我稍爲好受了些，以後，我真的不去想妳，把我全部的精神都用在事業上，可是，誰又能意料到……」

「國民，不要說了……」她畏怯地注視着車窗外，像在哀求道：「你說過很多遍了，我都相信你，相信你……」

「是真的呀，碧如。」他悵然道：「我一直都這樣認爲，妳應該嫁給我的……」

「不要說了，那都過去了的。」

「真的，還是不說了，讓我們想想將來吧！」

「將來……」她喃喃地。

「碧如，妳將來怎樣。」

「我從沒想將來。」

「妳不想嫁給我？」

「我有少樺了。」她怔了一怔說：「一個人一生

祇有一個夢。」

「他給妳的痛苦還不够。」

「他會被同情嗎？」她茫然地問。

「當他娶妳時，我同情過我！」他有點激動，大聲說：「碧如，妳說，那個時刻妳有想到我嗎？」

「沒有，我沒有……」她怔然道：「在快樂的面

前，怎會有憂傷呵。」

「那時我一直想，我還是死了的好，我還是死了

的好！」

「……」她沉默地聆聽着。

「可是，我並沒有去死，命中註定我必須活着看見妳痛苦。」

「我沒有痛苦……」她苦笑着。

「妳老是掩藏着自己。」他很激動地說：「但我知道，妳痛苦，妳苦悶，妳彷徨，妳寂寞，妳需要安慰，需要快樂……」

她沉默了，他的話使她感傷，心酸，流淚……

3

那夜，她和國民由「紅燕」跳舞回來，在途中，國民告訴她下個週三是她的生日。

她的誕辰，她早就忘了。如果不是國民提起，她怎麼也不會記起，那時，她有點感動。

同時國民再度提醒她一定要爲他慶祝一下，要她一定來，她能不答應嗎？

就像每次國民邀她外出或跳舞時，她都不能自己的答應了。

其實，她也沒有力量去反抗他的一舉一動，一句話或一個笑，她實在需要一個有力可依賴的男人。那段風波洶湧的日子她已受够，她知道自己是一片孤舟，需要的是一個港灣。於是也使她想有第二個夢。

也許是命運，六年前她在兩位男人——張國民與馮少樺之間抉擇了一位，這使她成了馮少樺的太太。

這也難怪，那時在這兩位男人之間，如果放在天平上來說，一個是半斤，一個是八兩，難分軒輊，而且她又愛兩人一樣深。

命運就是命運，她跟國民在一個誤會中，使少樺

乘機取得了她的芳心，終於她跟少樺結了婚。

由那次車禍事件中，少樺失去了一條腿後，她出外工作時遇見了國民，這時，她才發現到國民愛她比少樺來得還深。

但那已經不能挽回了，她是相信命運的。

後來，由於國民的關係，她瞞着少樺在國民的公同當打字員。雖然是打字員，但她的薪金却比其他打字員高了一倍。

她知道，這一切都是國民愛她的緣故。

週三⁴的下午。

下班後，國民特別提醒她不要忘了今夜的約會。

回到家裡，少樺給她開門，甫進入內，她一眼瞥見桌子上，平平穩穩地放置着一個蛋糕，趨近一看，她看到了蛋糕上還安放着一張卡紙，上面寫着：

「碧如吾愛：

祝妳誕辰快樂，永遠美麗。」

這使她怔了好一會，內疚和不安使她產生了感動。

「祝妳誕辰快樂。」他欣忭說：「等我再插上蠟燭……」

「不用了。」她歉仄地說：「不用這樣了，少樺，我們都快老了，是嗎……」

「不，今晚我們應該好好地慶祝一下，妳也太辛苦了。」他仍舊滿懷高興說：「我托隔壁張太太替我們買了許多……對了，還有妳挺愛喝的香板，我也買

了——就是阿群不在……」

她癡立在一旁，對着滿懷欣忭的少樺，她很感動，也感心忒。她簡直沒有勇氣說今晚她還要出去。

她怎會想到另外有一個男人正在為她準備着另一個誕辰宴會呢？

但是，竟畢她丟不了國民，丟不下第二個夢，當她想起她能有第二個夢時，她即漠視了目前的一切，也產生了勇氣。於是他猶豫了一會，終於說：

「少樺……」

「甚麼事？碧如！」他怔怔望着她問：「我做得不好嗎？」

「不是的，少樺……」她心一狠，說：「今晚我就要出去了……」

「還出去……」他像被發了冷水般的。

「今晚是董事長太太生日，我怎能不去！」

「哦……」他像漏了氣的皮球般的癱瘓在沙發上，悵然道：「這樣妳祇好去了。」

「少樺，我掃了你的興。」她歉仄說。

「不，應該是董事長太太掃了你的興。」他說：「我等妳回來再吃飯吧！」

「不，你先吃好了。」

「我吃不下的……」

迫。

她不敢逗留太久，她受不了這種無形的感情的壓迫，匆匆地化裝，匆匆地出去，踏入電梯，她心情恍惚，她真後悔答應了國民，她也後悔對少樺的舉動，

她後悔今晚出去了。她感覺到少樺愛她仍舊很深。

踏出電梯，馬路上熱烘烘地圍着一堆人羣。她下意識裡告訴自己那是一宗車禍，驀地，一種莫名恐懼在她腦際滋長着，她恐懼那鮮紅的血，那血肉模糊的人體，那血泊……忽地，她感到一陣頭暈……勉強地支持着身體。在恍惚中，她感覺到有女人的號啕大哭聲……

她聽到有人議論紛紛，一個女的聲音說：

「看那條腿恐怕沒有用了。」

「可不是嗎？」別一個聲音說：「人都暈迷了呢！」

「那個女的可真可憐，還懷着孕呢！」

「以後怎麼生活……」

「那男的就更慘了，一隻腿……」

那女人的號啕哭聲，那一切的一切，使她想起五年前的一幕……

五年前，她跟少樺不正是這一幕的男女主角嗎？

驀地她同情那女人，也可憐那男人。

她記起那時少樺奄奄一息的躺在血泊中。

她記得那時她就伏在他身體上，哭得死去活來，

滿身是少樺的血……

血，血，到處是血，血在她的腦際逐漸擴大，擴大，一片殷紅……她一陣窒息，眼前一片昏黑，她

暈厥了……

醒來，一片空白。頭有點暈，但腦際却清醒，當她睜開眼時，她發現了少樺策着手杖，凝立在她床前

，滿懷憂慮，發現她醒來，他俯下身關切地問：「碧如，妳沒事吧！」

「我沒事的，少樺！」

「這樣，我放心了。」

「少樺，這是甚麼時候了？」

「下午一點了。」

「昨夜你吃了酒菜沒有？」

「沒有，我一直在等你。」

「呵……少樺，你太好了，我對你不起……」

「不，碧如，不要這麼說。」他說：「讓我們回

去慶祝妳的誕辰吧！」

「還有阿群。」

落葉季

• 陳華才 •

乾癟的天飄着雨 在那林

小徑落英 林枯瘦，我也枯瘦

四月。那落葉季

我又憂悵我自己的腦

妳不會說我多感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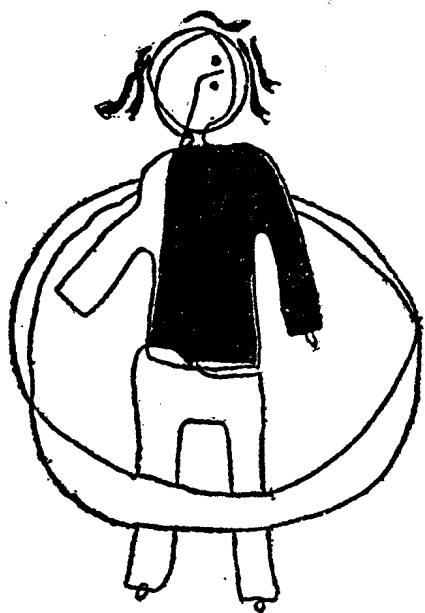
四月。那不知風的季節

就在那林間，我被刮

刮出那有牢騷 有風雨的林

只有妳

只有妳才能為我印証。



黃昏的徑

。 欣 陳 。

五點鐘，向媽伸手拿錢上課去。

冒着黃昏雨趕上黃昏「巴士」，我想起莎老頭在孩童時已到倫敦去裝笑，馬克吐溫也學會扯高嗓子賣報，而我呢，十九歲，十九歲了還向媽伸手。黃昏雨撩起清明雨。去年我就背着清明雨到爸墳前默立，今年呢，墳上的野草可還青青？我知道我不會動手去拔那野草，我只會叉着腰望那一排排的墓碑，及那些黃紙煙灰在那羣人頭上盤旋盤旋。

黃昏的太陽總滲着金和血。那一脉藍山多消沉；孤烟已自田野攀上雲端，黃金的稻浪呢？洒着雨粉，撒着青春，我已忘了如何牧雲，如何待月，我曉得未來脚步声聲很重，十字架很重，重得眉彎成弓，張弩之力卻在視線之外。

我驢說幾時能幻成小白船，去銀河尋覓那顆綠色的夢果，那麼，我會飛渡關山重水化成雲，然後負手而去。

五年前，爸化一陣煙，帶一陣雨來淋我們的眼眶。五年後媽的霜髮遮不了我慚愧的心。爸的臉淡了，我的鬚髭也漸濃了。我已會用眼打獵，但總淌着血歸來；我也會塑青鳥，但它總直立於眶口。我喊呵我要哭泣，要以長髮遮去紅燈，要扯破每張No Entry，不要再聽雨，不要再看虹，就去背熱郁達夫「沉淪」及勞倫斯的幾段文字，然後帶詩集去會神女；然後再到爸的墳前哭泣，哭泣這黃昏的都市、體內的血、及無翼的青鳥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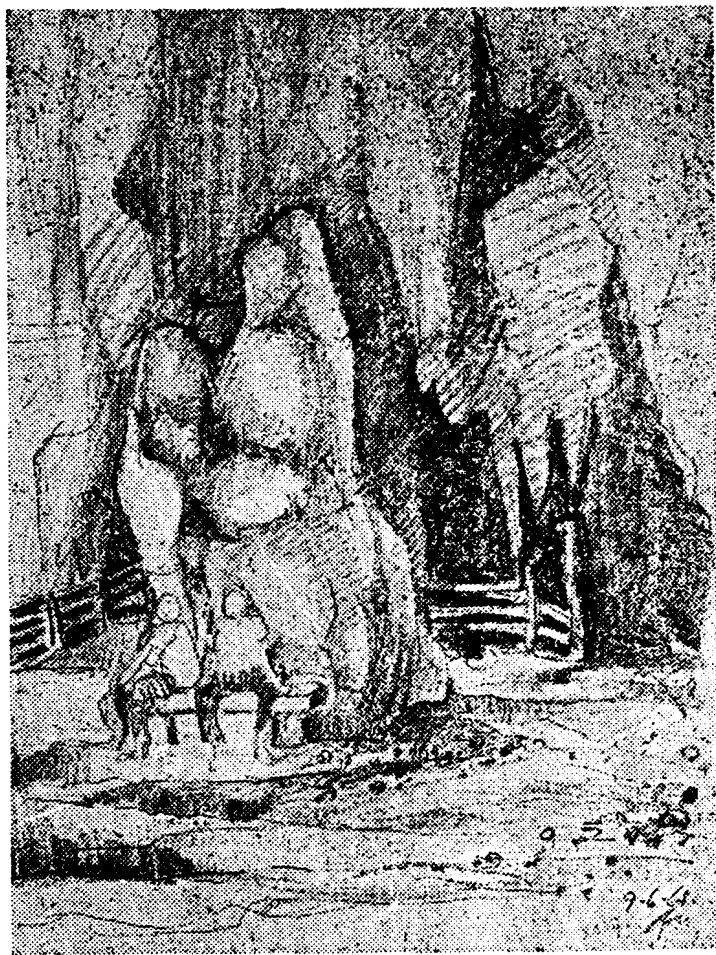
我喊：我在那裏？爸的墳在那裏？為何我的淚滋不黑媽的髮？為何我忘了去牧雲？為何我有一具面具？

黃昏雨還洒着，有一羣灰色的人在我面前走過；我想：這雨究竟有何意思？

兩代恩怨

■ 丁 丁 ■

等到澄回到她自己的家裡，街道上已經燈火輝煌了，她必須從落的海濱板屋走一段沙泥路才能到大路旁邊等候巴士車。巴士車的次數是不一定的，有時候她可以在幾分鐘內搭到，有時候竟須花費半個鐘頭。巴士車大約得行駛十五分鐘才能抵達市區，在車站下車她還得走一段不少過十分鐘的路程——有時候還不止十分鐘——澄的家是住在一條相當寬廣的馬路的盡頭，那裡有七八間剛建築不久的嶄新樓屋，每一間面積很大，特別是深度，在門前近窗口的說話聲音，決不會傳到裡面餐室中去。這條街並不很清潔，時時有一陣陣的黃沙隨風飛揚，在路人的面上撲過。街上也呈現出死的寂寞，沒有什麼車輛，路人很少，總之，住在這種地方似乎不大會引起人的樂趣的。澄在明亮的電燈光下一個人踽踽獨行，她的面孔肅穆而無表情，但是她覺得她的頭腦有點昏



陳 仁 作

昏，整个人好像投入了黑暗的深谷，茫無主意。她忽然想到一會兒又要回到那間「陰沉沉」的屋子，她當真有點怕見這間陰沉沉的屋子，還沒有到門口，她的心就怦怦跳個不停——她爲什麼變得這樣歇斯底里呢？她自己解釋不出來。她只覺得下車時那種較快的脚步現在逐漸緩慢起來，甚至走一步也覺得艱難了。她抬頭望望隱沒在遠處的天，那閃爍不定的星光，終於嘆了一口氣，鼓起莫大的勇氣推開那扇關得緊緊的門。

一進門她眼前的景象又不同了。前廳黑漆漆一片，伸手不見五指，澄依賴着她平日走路的習慣，很快地跑進去。這一幢房子很深，所以裡面雖開着電燈，但隔着一層屏風，燈光竟被遮住。澄走進後廳時，立刻發現氣氛不對。她見她的父親坐在一隻圓椅上，一臉古板，眼露兇光。他的身體本來已經瘦小，額角突出，兩額深陷，鼻子尖尖，在明亮的電燈下他的禿了半邊的頭上更加光油油地射出淡光來。這副擺相如在平時人家看見心裡都會不舒服，現在他在盛怒之下額角上的青筋更可怕地一根一根暴漲起來，帶有血絲的變睛骨溜溜向四面轉動，一直射到澄的面上，她不由得心裡一寒。「這不是好兆頭，」她心裡想。她開始看出這間廳堂裡的氣氛恰像戰場上雙方軍隊只等上峰下令開槍時的情形一般，隨時都可以爆發一場大戰。於是她嚇得面色突然青了，她不敢看她的父親，她知道她的父親怒氣一發，全家人都會挨罵，沒有一人可以倖免。但是她奇怪的是她的姊姊竟傲然坐在離她父親不遠的沙發上，臉上一點沒有恐懼的神氣，她的嘴唇緊閉着，有時也偶然用牙齒咬緊嘴唇，大有不屑一顧的樣子。她的烏黑的眼珠子依然發着光彩，一望而知她是一個聰明伶俐的女子。她的端正的鼻梁，豐腴的兩頰，整齊的眉毛不僅顯示她是一個美人胎子，而且可以告訴人她如何能够完全自己管理自己，而不必勞動別人的干涉。她的鎮定工夫，臨機應變的能力，雖在她的父親大肆咆哮下照樣可以維持下去。這些，澄是早已了解的。但她並不知道在她未回之前，家裡到底發生了一些什麼事故。她的父親，她的姊姊，似乎雙方蓄勢已久，可是却不立刻爆發出來。他們在等待什麼嗎？然而，除了那個可憐的女人——澄的母親，一聲不響，只會用哀求的眼光瞧瞧她的丈夫及她的女兒外，他們還要等待誰呢？

澄的父親眼光又射到澄的臉上。他嚴厲地問道：「爲什麼這樣遲才回來？」

澄吃了一驚。然而這樣的盤問，她是素常聽慣的，所以她靜靜地坐到她姊姊的身旁，一面回答她的父親：「找朋友。」

「朋友！朋友！天天都是朋友！」她的父親咆哮着：「你難道不知道我曉得你的鬼把戲嗎？你天天在說謊，你故意不聽我的話！」

「你不相信我那有什麼辦法？」澄心裡也覺得生氣了。她好像有點怕她的父親，但是她不願意認輸。

「我爲什麼要相信你的鬼話！哈哈，小姐，近來話越說越漂亮了。問你心裡可是找朋友去？你以爲我坐在

家裡看不見妳的秘密嗎？妳們——他特別提高「妳們」兩字的聲音——做的好把戲，把我老頭子當作三歲小孩子嘛。可是小姐們，別指望我會答應，我斬釘截釘回答妳們一個「不」！

他使勁用腳踢到地上，好像要將渾身的氣一下子出在磚地上似的。

暫時沉默了一會兒。

「我求你饒饒她們吧。……」澄的母親突然胆怯地，低聲地插嘴進來，倒使澄和她的姊姊一齊怔住了。因為平常她們的父親一旦發起脾氣，她們的母親總是怕得像一隻貓頭鷹般縮在樹林深處，不敢說話。

「都是妳這不中用的老傢伙寵慣了她們！」澄的父親兇狠地瞧着自己的太太，後者嚇得連忙低下頭去。「饒饒她們！哼！好心的太太，可是她們肯饒饒我嗎？兩姊妹好像事前商量好的，整天只曉得往外闖，她們在外面搞的什麼鬼？偷漢子，哈哈，她們說這是戀愛！戀愛是時髦的話，偷漢子是真，太太，妳坐在家裡，不知道妳的寶貝女兒在外面做着什麼醜事哩。」

澄的姊姊突然站起身來，樣子洵洵地，她的眼光正對她的父親。「爸爸，你不能够侮辱我們，我們是不受別人侮辱的！」

「侮辱妳們！哈哈，這真是一樁新聞了，侮辱妳們！做爺的管教女兒這也算侮辱嗎？倘使妳們不成天在外頭瞎跑，倘使妳不向我提出無理的要求，我會侮辱妳們嗎？——說！」

「你沒有權利干涉我們的自由！」澄的姊姊大聲說，「我們都是到了法定年齡了，我們不是小孩子，爲什麼我們不能出去跑跑？爲什麼我們不能提出我們合理的要求？這是二十世紀，不是十五六世紀！總之你沒有權……」

「沒有權！」澄的父親像一頭獅子般從圈椅上跳起來。「誰說我沒有權？是法庭裡的審判官嗎？是英國的欽差大臣嗎？笑話！養妳們這樣大，原來完全是一群畜生！」

小廳裡的空氣立刻變得非常嚴重，澄的父親一咆哮，整間房子似乎都在震動了。澄的母親雙眼流淚，她看看丈夫，又看看她的女兒，兩手合什着，嘴裡喃喃地說：「天啊，救救我們吧，救救我們吧。」

「而且，妳們現在吃的住的，又是從那兒來的？」澄的父親繼續咆哮着。「妳們的教育是誰給妳們的？讓妳們讀到師範畢業，居然在學校裡爲人師表，每個月大把鈔票拿進來，這是誰給妳們的？小姐們，妳們真是吃了迷魂湯了，一個三輪車夫也不會說出這樣的話來——我沒有權？妳們到了法定年齡嗎？哈哈，那麼妳們何必還呆在這兒？離開這個魔鬼的家，去找妳們的漢子去！去！」他一連揮着手，像要驅逐她們出去似的。

「至於妳，小姐，」他回頭又對澄說：「我看妳在精神上是和她一致的，很好，我也不爲難妳，妳要怎樣

做就怎樣做，橫豎我——沒有權！……」他頓了一頓，「但是我警告妳，妳在這個家庭一天，我就有權管妳！仔細聽好了！」

他拿起擱在圈椅上的外套，一聲不響地大踏步走出去，直到隱沒在黑暗的廳堂角落了，只聽見傳來的一二聲乾咳嗽的聲音。

「天啊天啊，這個家要破滅了！完了！完了！上帝救我吧！」澄的母親——等她丈夫離開後就哭起來。這個可憐的女人，的確一生中從沒有過着舒服幸福的生活。她的童年或許是一段值得她留戀的時期，但是在她的回憶中，自從她嫁給澄的父親後，她就一直在惴惴不安的生活中混過去。她不明白爲什麼——看她丈夫那個古板的面孔心裡就不由得會恐懼，她老是怕他會在她身上發脾氣，而且，不幸的是，她愈是怕他發脾氣，他愈是會發脾氣。她們的家一開始就充滿了恐怖，沒有一點陽光，沒有一點溫暖。——但是，就這樣她也過了二十幾年，於是孩子一個個出世了，她有了孩子，心靈上彷彿得了點安慰，也暫時忘記了她那兇神一樣丈夫的面孔。她專心看顧她的孩子，毫無怨言。真是奇妙的事，她一面得對付家裡煩雜的事務，一面又得看顧孩子；但她處理得井井有條，並且出乎意外地，她有時會受到丈夫一兩聲的讚美。對於這稀有的一兩聲讚美，她真是覺得比受到皇帝的寵賜還要使她震顫。她不由得臉孔腓紅起來，嘴巴張得大大地，一時不曉得怎樣回答她的丈夫，也不知道拿什麼話來表示她心中的感想。可是事後她的丈夫又恢復了他那種冷冰冰的態度。這可是奇怪得很，他到底從那裡學來的冷酷無情呢？她打從他的祖上開始想起，而他的祖上據說都是富有熱情的人，不，決不會熱情的父母親生出冷冰冰的兒子來。那麼，是什麼理由促成他這種不近人情的性格呢？難道因爲他不滿意這頭婚事嗎？難道因爲她是一個毫無教育的鄉村女子？說到教育，她的臉上常會覺得熾熱，她簡直連小學四年級都未曾讀完，她認識的字是可以像賣肉莊的老板一斤一斤算出他們的肉來一樣的。然而她的丈夫也並不是一個博學者，只是他究竟比她強一點，他還能寫出一封似通不通的信來，也很會打算盤——她每次都以神奇眼光看她的丈夫在算盤珠上飛馳的手勢，心裡不免嘖嘖羨慕起來。就這樣她覺得她的丈夫的確是一個可兒，尤其是他憑着一隻赤手，到馬來亞不到十年便憑空打出一個天下。他可是硬骨頭不屑去求教人的，也從不懂什麼叫做人情——有誰肯慷慨幫助一個冷冰冰的人呢？他雖說比不上那些腰纏萬貫，滿身珠光寶氣的大富翁們，可是目前他靠着逐漸起價的樹膠園的收入，生活已趨穩定，她總算已經幫助她的丈夫渡過生活上最黑暗的一段時期，而能够慢慢期望着幸福的將來。——誰知，誰知她費盡九牛二虎之力一手培養起來的兒子女兒們，却竟一個個成了家庭的叛徒。兒子失蹤已有半年了——澄從來不會把她弟弟的消息告訴她的母親知道——兩個鮮花似的女兒，

都受到良好的教育，她希望她們能夠成爲她唯一的安慰——孝順，聽話，不違背父母的期望，誰知女兒長大了會和她的理想相反，大女兒不顧她丈夫的反對，堅持要和一個他們一點不認識的男子結婚，幾天來差不多鬧得家都倒翻轉來了，看上去竟沒有一個和平解決的可能。二女兒成天在外面跑——鬼知道她在玩什麼把戲！——直到天黑才看得見她的影子。她以一種偉大的母愛的同情心來處理這不如意的事，至多心頭浮起一層暗影罷了，但她的丈夫可就沒有這樣看得開，他的暴躁的性格又再一次發作出來，他咆哮了。上一次爲着他的兒子偷了一筆鉅款逃得無影無踪，他早已變成一個瘋狂的人，整天像尋人打架，而且，可憐的她就是這樣整日整夜挨他的咒罵——幾乎還要動手揍她——說她教子無方，簡直像一隻豬只會吃飯睡覺——她的身體果然肥墜得像一隻豬——她沉默地接受了丈夫的責罵，在萬籟俱寂的深夜一個人痛哭了幾場，也就算了。但她想不到兩個平時柔順的女兒這時候也會給她難堪，一句話都不肯聽她，於是她感覺得這個人生是完全絕望了，她的悲哀永遠得不到補償了。

「仔細想想吧，你們這樣做是對的嗎？」她痛哭地對兩姊妹說：「你們的父親雖然固執一點，我說只有一點點的固執，但他也確有不得已的苦衷呀！他不是很愛你們嗎？長年住在那種冷風瑟瑟的膠園裡，忍受蚊蟲的叮咬，這可令他够受了的呀！他讓你們讀書，受很好的教育，你們自然比我強得多了，但父親究竟是父親呀，英，——她叫她大女兒的名字——難道你父親辛苦了一輩子，連你要結婚的那個男子的面孔認都不認識，就要他答應嗎？這還成什麼話呀？我們從前結婚可全不是這個樣子的哩。現在是新式，文明結婚，自由戀愛，哎！不錯，可是，媒人總得要呀，天下那裡有女兒自己公然向父親提出結婚的要求來的，啊，噲，羞死人了，羞死人了！是誰教妳這樣做法呢？進學校讀書真正可怕，連體面都不要啦！……」底下還有幾句話，但因她的哭聲和話聲混在一片，所以聽不清楚。

「媽媽，妳怎麼這樣糊塗呢？」英滾動着她兩顆明慧的眼珠子，用類似責備的口氣回答她的母親。「她長年住在家里，那裡知道外面的事情呢？我要求的是合法的權利！我不會侵犯了父親的甚麼呀？」

「還說不會侵犯，你看妳已經把他氣成甚麼樣子？」英的母親喃喃地說：「而且，妳要結婚慢慢商量不好嗎？用不着那樣子窮兇極惡。妳不知道妳父親的性子？」

「他一口拒絕，叫我有甚麼辦法？他一開始就不准我開口，可是……可是……」

她的母親變手亂搖。
「好啦，好啦，好行行好心不要再讓我受苦吧，妳不知道你們鬧成這樣子我心裡多麼痛苦？」——唉，兒子，女兒，全不體諒我！」

她忽然用手掩着面孔，嗚嗚地哭上樓去了。
廳裡只剩下姊妹兩人；她們都沉默無言。

一隻小貓竄出跳到澄的腳邊，在她身旁擦了幾擦，接着低聲「咪咪」地叫了幾聲，表示十分親暱的樣子。

澄回到自己的房間，已近子夜十二點鐘。她覺得她的頭腦中萬縷思潮，盤旋起伏，然而心靈却空虛得好像一片幽靜的山谷，她頹然倒在一隻靠背椅上，雙手掩着面，在黑暗中她彷彿不願看見燈光似的，也懶得去按電掣。她把白天所發生過的種種事情重新回憶一下，她與落的一段不能分割而又難於繼續的關係，她的姊姊頑強毫不妥協的態度，以及她的父親像一團烈火似的兇殘，和那個和順但却心地善良的母親。她將這些人的面龐，說話態度仔仔細細想了許多次，直到沒有一點遺漏了才戛然停止，但立刻她又覺得胸口似有一股逆氣頂住，壓得她幾乎透不過氣來。她的眼眶中有晶瑩的淚珠滾動着，直到觸到她的手心時她才驚覺。忽然一種奇妙的念頭湧上她的心田，——「死了乾淨吧？」然而她嘆了一口氣：「難道當真毫無希望了嗎？」她自己問自己。她真是不明瞭這個家爲甚麼會搞得這樣一團糟，好像家中每一個人都走了極端，好像每一個人都被命運巧妙地安排在一種不可調和的環境中。她不敢希望她的父親肯退讓一步，從小到大，她已經深深了解到她父親的性格——一種不近人情而又不能說是惡毒的性格。不過在他們的年輕時代，似乎還不覺得這種特殊的性格在他們生活中會引起甚麼矛盾來，除了心目中有這麼一個觀念：「父親是可怕的」之外。可是現在情形却完全不同了；父親不近人情的性格却竟擴大到干涉她們私人的行動上去，他反對她們照着自己的意志選擇她們的終身伴侶，而一方面；又一點沒有表示關心她們的終身大事的樣子。在他們平日本已經十分冷淡的家庭空氣中驟然發生了這種異乎尋常的矛盾來，而她們的父親一向深藏心頭不露痕跡的怒火至此突然發作，以致不堪收拾。她的姊姊呢？她又是一個毫不肯遷就別人意見的女子！她可能在她的血液已注入了她的父親的特殊性格的素質，在重要問題上，竟是像她的父親一樣倔強，堅持到底。她的事情比較澄自己的更加麻煩難解決。澄是在一種秘密的狀態下進行着她和落戀愛，而她的姊姊却已經舉刀直入向她的父親挑戰了。她要父親直截答應她與她那位男朋友的婚事，這就是爲甚麼她的父親像一頭獅子般大肆咆哮的原因。他覺得這個要求刺痛了他的心，事前一點沒有和他商量過，現在却突然強迫要他答應——他的性格就是決不肯在這種類似威脅的要求下輕易答允的，而她的姊姊也是言出必行，沒有絲毫轉實餘地，大家彷彿都準備決裂似的，假如沒有妥協的話。

她嘆了一口氣。「然而我怎樣呢？」她自己問自己。「我不是更該死嗎？」她突然心裡大大地震動了一下，不由得引起一陣恐懼。「我和落……我和落……」她想起過去幾年中中和落的秘密的來往，甚至她家裡的人都

被蒙在鼓裡，這落的患病消息都不敢洩露；她怕一洩露他們的關係勢必一刀兩斷了，她的父親一定嚴厲禁止她繼續訪問落，就是她那位仁慈的母親，也未必會允許她再輕活潑的女兒，去和一個病夫戀愛？

於是她的腦海中浮現出一個青年男子的面孔，這個面孔帶有一點憂鬱的神情，但整個看起來是十分端正誠懇的。她的嘴角上忽然露出一絲笑容，因為一想到這個青年男子，好像同她的生命分不開的樣子，她的一股熱烈，柔和的情感，完全融化在這個端正誠懇的精神中去。「他是一個病人，但那有甚麼要緊？他有正直的氣概，他的圓滿人格的特徵呀！」她喃喃自言自語。突然她驚呼一聲，幻覺消失了，她夢想的一切都給現實破滅了，她眼前不再有落的影子，而閃出了她的父親的一張冷峻嚴肅的面孔，好像看透了她的秘密似的，使她不由得戰慄起來，冷汗也溼溼流出。

好久好久她已想過她和落的一切了。她以前常常把自己形容為「悲劇的主角」，那時候落還是一個健康的青年，他們愉快地過了兩年和平的生活——依然是在秘密中進行的——但她分明已感覺到陰鬱的影子正逐漸向他們身邊罩過來；她一方面得處處提防她的秘密的被發現——即使她的姊姊也一樣——一方面她却天天擔心着落的健康，眼見他一天天消瘦下去，面孔格外蒼白了；落的過度的工作和忘記自己的生活態度使他終於被病魔征服了，他患了嚴重的肺病，而由他的父母親送到海邊去休養。從此他好像和世界脫離了關係。

澄仍舊常常去訪候他。她這時候心裡矛盾得很厲害，她該不該常去見他呢？她知道一個生肺病的人是應該絕對靜養的，因為身體上精神上受不住刺激，但落一聽見她的提議立刻大聲反對，他說在他囚犯似的生活除她再也沒有甚麼可以安慰他，鼓勵他了。他自然也有他的家人——父母親，哥哥，妹妹們會來看他，然而他們的探望和澄的探望在意義和作用上是大不相同的，這真是一種奇妙的心理！少男少女處在一起的時候，雖默默無言，自有一種不可形容的滋味在心頭滋潤，而這種滋味若和其他人比較起來，就顯得後者完全不足道了。澄在無可奈何下答應落每星期去看他兩次——「兩次够了吧？你也得顧慮我的情形呢。」落靜靜不響，算是一種勉強的同意。澄曉得他的心中是痛苦的，她一向覺得他的志氣遠大，要做點驚世駭俗的事情來；他動於寫作，因為這是他的愛好。澄有時候也幫他抄點文稿，「啊，澄！」有一次落對她說：「假定有一天我在寫作上成了名，亦會不會因此而高興呢？……」又有一次他突然對澄說：「我計畫要寫一部長篇小說，小說中的女主角就是妳——怎麼樣？」對於這些話澄總是報以一笑。她不大會說話，尤其是因為落的思想太哲學化了，他的話時常有一點稀奇古怪的成份包含在內。但有一次她忽然對落說：「你這樣拼命寫作，一點不擔心你的健康嗎？」落的眼珠子立刻閃出亮光來，他緘默了好一會，接着嘆氣說：「那怎麼能够？一個人在工作進程中是不能够估計到健康問題的，何況生病也是一種享受呀！」但是他終於沉靜不言了。澄知道她的話正刺痛了他的弱

點，從此她也不再向他提起這種事來。

以後，她自己的家也大起變化。她的一個弟弟突然失蹤，直到一個月後，她才接到他一封由中國寄來的信，他說他這次出走，並不是存心搗他父親的蛋，也不是故意想吞沒父親的一筆賣樹膠得來的款子，「不過，他在信中寫着：『父親的脾氣太可怕了，他完全不了解我，也不懂得一個正在成長中的青年的需要，因此我決定冒險依我自己的意思做一次。我這樣做算是不孝嗎？假使你們以為是這樣，那麼我們之間就沒有話好說了。』」信末他還留下一個地址，而且聲明說：「我準備走遍全中國，開開眼界，所以現在的地址只是暫時性的。」澄接到他的信後不敢拿給她的父親看；那個暴躁的老人，爲了他的兒子的席捲巨款而逃，正發着生平從未有過的雷霆，每天在家拍桌打櫃，咆哮着罵這個罵那個，她的那個可憐的胆小的母親，整天嚇得躲在房間裡啜泣，不敢出來看她丈夫一眼。這幾天真是像過地獄裡的油鍋刀山一樣，簡直天翻地覆。「混賬東西，畜生，豬獠！這是甚麼世界，這還成甚麼世界？」他大聲叫着，又猛烈地握緊着拳頭，「砰」地打在桌子上，連擺在桌上的花瓶，擺鐘都震動得跳起來。他的眼光像火一般地像要燒掉甚麼似的，蒼白的面孔透出青氣，澄簡直不敢多看他一眼，甚至她的姊姊，那樣剛強的性格，也瑟縮得像隻老鼠一樣。她們姊妹倆彼此交換了一點意見，大家都沒有話說；對於她們弟弟這次的離家出走，她姊姊的看法似乎比澄的保守一點，但大體上兩姊妹的意見是一致的。所以澄一接到弟弟的信，便偷偷地拿給她的姊姊看。「不要去睬他，讓他寫信來吧。」她的姊姊告訴她；依她的姊姊意見，到她們的弟弟床頭金盡的時候，他自然會寫信來要求回家的。澄不聲不響接受了她姊姊的這一主張。

半年之後澄的家庭恢復了寧靜。她的父親絕口不談起他兒子的事，好像根本忘記了他似的。澄的母親又開始料理起家務來。「啊，你們兩姊妹……」有一天她用着悲傷的語調對她們說：「家庭鬧得這樣子慘，你們都已經親眼看見過的了，但願你們不要再使妳爸生氣。他雖然脾氣不好，究竟是妳們的爸爸啊，何況……何況他一年一年老起來啦。」她悲哀地看她的女兒們，好像要女兒們答應她的要求似的，但兩姊妹只互相對望了一眼，誰也不會出聲。

「不要再使妳爸生氣！」澄在黑暗中低低呻吟了一聲。她想到自己的所作所爲，她的姐姐的所作所爲，她的心有點向下沉了。當她再抬頭望着窗外黑黝黝的天空時，忽然聽見房門外有人輕輕叩門的聲音，她不由自主的立了起來。

歐遊印

象記

· 瑪 戈 ·

五四、到了羅馬

九月七日大清早離開佛羅稜斯，擬乘八時啓飛的飛機前往羅馬，不料飛機遲到，在機場等了三個小時，等得飛機到來，已是十時十分鐘，於是登機，好在乘客不多，所以十時十五分鐘便即起飛。一路密雲甚多，頗為顛簸，到達羅馬機場，已是午前十一時二十分鐘，辦妥手續，領了行李，乘巴士車入羅馬市區，於午刻抵達終站。

羅馬的天氣甚熱，幾有如新加坡。乘在巴士車裡，看得黃土遍野，草色枯萎，與瑞士、威尼斯、佛羅稜斯等地的到處翠綠相較，倒是帶具相當北方的景象。及至進了市區，看得有些棕櫚樹的點綴，才感覺已到了更南方的所在。羅馬城裡古蹟甚多，斷垣殘柱，到處可見，幾疑是在柏林，但偉大的建



築物也甚多。樣式不一，參差錯雜，市容因而顯出甚不整齊。街上往來的行人甚多，車輛更是熱鬧，熙熙攘攘，其繁忙之處，也頗像新加坡的樣子，到了終站之後，領了行李，換些意幣，即乘德士車至預定的城市旅社（Pension City），安頓停當，即用午餐，然後參加市區的旅遊組。

遊覽車先在市區裡繞了許多區域，介紹經過的一些古蹟，然後參觀三座古教堂，建築堂皇宏偉，其中的宗教繪畫甚多，雕刻更是佈滿每一角落，很令人意味得神權尊嚴的時代，更感到古代羅馬的一份雄偉與莊嚴的氣概。凡進教堂參觀，婦女們都得披戴頭巾，裙圍須垂及膝蓋之下，方得進門，這尊敬聖靈的風習，原是過去傳統的沿襲，却為教堂外售賣頭巾的攤子招來不少生意。事實上，這麼限制似乎是一個蛇足，也許用意在於增加一番習俗的意趣，也未可知，但在現代，總覺得是多餘的矯飾吧。

羅馬帝國的接受基督教（即天主教）為國教，原是不容易的一項措施，這重大的事件開始於紀元三一三年，戴克里先大帝在位的時候，史家稱為「宗教的和平」。戴克里先大帝雖然在臨崩的時候，接受洗禮而為基督教徒，但在宗教和平之前，還是不斷地迫害基督教徒，認他們為大逆不道的。那種嚴酷的情況，從參觀羅馬墓壙隧道的遺蹟，也就不難想見。

我們在參觀了幾座堂皇的古教堂之後，便驅車到一處地方，參觀這奇特的遺蹟。其進門之處是個小廟宇，其中有個庭院，院道盡端之處，有一通地下室的梯級，走到下面，是個類似教堂的小廳室，四周石壁上有些古樸簡拙的石雕，可見其時代的久遠，廳中有教龕，又陳置許多長凳。我們就在長凳上坐息，等候領導參觀。廳中雖是宗教的設置，顯然已闢為遊覽的所在，不是供人禮拜的。等了一會兒，導遊者來到，他穿着教士長袍，是個年青的教士模樣，為這墓穴裡專司導遊的職務。

參觀之前，他先向大家講述這地下擴道的歷史，溫爾文雅，好像是在說教的態度。據稱這裡是紀元初的時候，教徒們秘密集會禮拜的場所，也用以埋葬教徒的死者。當時的羅馬帝國是嚴禁人民信仰基督教的，若被發現，必須被處死刑，先以緩火燒烤，使其受苦，至死方罷。他們為避免官府的耳目，就用手苦苦挖成這深遠曲折的隧道，藉以藏匿着舉行禮拜，並於隧道的兩旁，挖成墳穴，安葬教徒……

他又說：這種地下的墓壙之較大者，在羅馬至少有三處，較小者約二十處，估計全部隧道的長度不下五百公里，散佈於城郊一哩至三哩的公路地下之處，他們約開始於聖徒的時代，及至第四世紀的末葉，才終止這項的地下活動，因為羅馬帝國已接受基督教為國教，得到公開的自由。但隨後仍作為習俗舉行神聖儀式的所在，入門之處的廟宇，就是後來加建的。這裡參觀的，是其中之一所，也還只能進入認為安全的一部分地方罷了。……

接着大家就跟他走入地下隧道。隧道寬約四呎，高六、七尺，曲折繞迴，層次穿疊，似乎有三層疊接的樣子，儘在一個範圍裡兜繞着，到處黑暗暗的，絕無一點自然的光綫，導遊者用手電筒照着領路。隧道兩邊的崖壁裡，都是安置屍具的墳穴，有幾個墳坑交疊的，也有只在低處挖一墳穴的，都沒有棺槨，在穴裏有築上灰石的，刻有死者的姓名和願望的短語，有的骸骨畢露，甚而在一墳穴之中，葬置兩三屍骸的，可見死者衆多而地方不够分配。據說當時的埋葬全無棺槨，只用絲布緊紮着屍體，這就是骸骨畢露的原因了。不過年代久遠，並不聞到臭味。如果單一個人走進這裡，實在是可怕的。

走過的隧道之中，有幾處只走了一段，便不能再走而折回，因係認為帶有崩塌的危險。最後走出另一隧道口，通入一所小屋，就從小屋走出路口。據稱這小屋是當時的一家農莊，主人爲教徒的同情者，因將此屋作爲出入的掩蔽。

看了這所教徒秘密集會的禮拜隧道，才覺得歷史記載的真諦。今日所謂「轉入地下工作」的語稱，大概應是指這情況而言的。當時教徒們的沉毅不屈與忠於信仰的精神，確已醞釀成爲龐大的潛勢力，而羅馬帝國的把之接受爲國教，也屬不得已的苦衷吧。

巴士車在街道中繞過幾處古城垣，又繞過康士坦丁大帝凱旋門，停車觀看一番，最後至羅馬大競技場的遺址，下車參觀。

據說凱旋門建於公元三一五年，是爲紀念康士坦丁大帝戰勝Maxentius及Licinius的武功而建造的，其門上的人像雕刻及浮雕，都是從一個舊凱旋門移來的，却顯得相當和諧而得體，它自建造至今，已歷一千六百餘年，却仍保持得十分完整的狀態，可謂難得。

大競技場可列爲羅馬最著名的古代大建築物，雖已崩毀，但從殘存的外表輪廓，也可看得其宏偉非凡的氣概。我們在競技場的大門外下車，步登其中的圓廊，走了一周。這圓廊原是四層圓形柱廊的構造，其中斜坡式的座位圍繞全場，中央最低地方是鬥技的所在，現在四層的外殼約莫只存一半，其他的一半只剩得三層的內壁而已，却仍甚爲壯觀。

據稱這座大競技場興建於公元七十五年，至公元七十九年而完成，至今已將達二千年的歷史，當公元第二世紀至三世紀的期間，曾被用爲殘殺基督教徒的可怕場所。作爲勇士格鬥場者，也垂達三百年的歲月。人與鬥或人與獸鬥，都是兇險殘酷的致命節目，却是當時羅馬人所愛好的娛樂。據稱當日備有一萬武備充足而善鬥的勇士，供使調用，經常蓄養體力健強而鬥技高明者，備充爲鬥士，作致命的殘忍犧牲，後來經過一長時期的棄用之後，這場於中世紀裡被作爲防禦的要塞和鬥牛場，其後於十五、十六、十七諸世紀裡，被用爲建築器材

的琢石場，供王宮及大教堂建築的要需，最後充為神聖的紀念地，紀念虐待教徒時代的犧牲者。……這場的面積擁有六英畝，圓廊達四分之三哩的圓周，一百五十呎的高度，可謂偉大，其所經歷，可以說是佔了羅馬城的無限滄桑。但時過境遷，畢竟只落得為今日人們的憑吊對象，也屬「良可慨也」的了。

五五、梵諦崗藝術欣賞記

梵諦崗在羅馬城裡，是羅馬教皇宮殿的所在，佔地約四十四公畝，建築富麗堂皇，座落甚多，多出於文藝復興朝的名家之手，原係開始興建於公元四百九十八年，後來逐漸擴充，才具今日的規模，據稱其中擁有八十大樓梯，二百道小樓梯，二十個大殿堂及一萬一千個廳室，可推為世界最大的宮殿。其中以博物院，圖書館，拉飛爾廳廊，雪斯汀教堂及畫廊最為著名，收藏的豐富，作品的優越，世上罕有其匹。意大利獨立之後，梵諦崗的統轄問題屢爭不決，直至一九二九年，義大利政府才承認梵諦崗為教皇的獨立領土。凡到羅馬的，都必到這裡來參觀，尤其設法一瞻教皇的豐姿，更無不引為生平的一快事。

我於抵羅馬的次日，即往梵諦崗城參觀，更於第四日參觀聖彼得大教堂，且於偶然之間，看得教皇出行的陣容，得以一睹保羅六世的儀容，可謂意料不到的好運吧。

梵諦崗博物院蒐藏之豐富，壁畫之繁多，幾乎窮月累日而不能盡睹，但匆匆過目，也只能得到一大體的印象而已，古代雕刻作品之衆多，確是可以引為奇觀，尤其大多數是屬於希臘古典時代的作品，更是難得，其中有些是發現的原作，有些是複製品，幾乎我們從美術史裡所看過的名作，都應有盡有，而且還有許多是未曾見過圖片的，其數目幾以千計，確是研究古代希臘雕刻藝術的理想所在。此外更有許多古代哲學家，文學家及詩人的胸像，也顯出琳瑯的妙致。總觀所看的雕刻固然以人體和肖像為主要題旨，但一些動物的姿態也極其生動，浮雕更是美麗，都寫實的嚴肅風格。

曾讀希臘的雕刻史，其中所記載的都是原品的仿製，原作品雖然不至於沒有，幾如鳳毛麟角，至感不解。到了意大利之後，才恍然大悟。原來凡屬名家的傑作，都有不少的仿製品，分別陳置不同的公共場所或係原作品的仿製，或係其他作家的模刻，都和原品顯得一模一樣。就如米克蘭啓羅的大衛石像，在佛羅倫斯已看過三尊，這是顯著的例子，至於古希臘的名作，當更不能例外。雕刻藝術原是導源於希臘的，不但仿品衆多，而且屬於創造的風格也莫不大受其影響。誰能超越這傳統的藩籬而有所表現于時代，就莫不認為偉大的藝術創造者，米克蘭啓羅之所以被認為偉大，也就在於此吧。

博物館裡值得一提的也還有埃及館、托魯斯坎館的古雕塑和瓷瓶器皿等，都於民族學的品證上，具有重要

的價值。可惜限於時間，不能加以詳看，實在是一憾事。

提起繪畫，倒沒有雕刻和古器皿的常具多元源流的姿態和色彩，但名家及作品的衆多，幾乎難以勝數，而其偉大之處，就是在乎文藝復興期的卓越傑作；如被稱爲三傑之一的拉飛爾，其作品在佛羅稜斯雖較米克蘭啓羅爲多，也不過是一些聖母及聖子的圖和當時大人物的肖像而已，但在這裡，不但可以看得衆多的作品，且多係大幅度的壁畫，圖構複雜，人物衆多，充分表現這青年天才的才華。另一三傑之一的米克蘭啓羅，也屬這樣的情況。我們在佛城只看到他的一幅聖管圖，這裡雪斯汀教堂的大壁畫及天花板畫，更看得他的大傑構，不但偉大，且是他一生之中最富有魄力的傑作。這些，才是文藝後期盛期的精粹，不到這裡，是很難見得他們豪壯氣魄的。

這裡的拉飛爾廊，包括一個大廳和四個較小的廳，其中一部分的飾繪，是當時一些傑出畫家的製作，拉飛爾接手之後，才完成所多馬未竟的天花板飾繪，又畫了許多壁畫，工作了三年，然後將一部分未完的工作，交其弟子完成，拉氏所作的大壁畫之中，題材繁多，以「哲理」（代表哲學或知識）最爲值得讚嘆。這畫與其另一作品「宗教」相對向，畫着想像中的東方及希臘的哲學家與許多學者的大集會場面。在一宏壯的大廳廊之中，集聚許多偉大高尚的人物，他們顯出是同一時代的人們，驟見之下，似正從會議中散會走出來的樣子，大家在集湊之中，分爲許多組構，有些還在爭辯談討聚精會神，似乎餘情仍未平息。背景是廣廊的正中，兩旁的廳壁上，分別散置着阿玻羅（希臘神話中，司音樂、詩、醫療及預言之神）及謬奈瓦（羅馬神話中，司才藝的女神之一）的巨大石雕像。近處是一廣廳，中央四級階石，通達前方，使沿階兩邊的人物，與後者連成一氣。

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列居於後者的中央，似乎正在談論着他們的學說。柏拉圖左手挾着「觀念世界」一書，右手高指蒼天——表示其哲學推理的方法；亞里斯多德則左手執「倫理學」，右手指向地上——暗示所有的哲理，須從實地研究和經驗得來。兩位大師之旁，各站着一行注意的傾聽者。左邊可以看出蘇格拉底在申指計算，與其他五人闡述其學說的原則及結論。右邊的一行，或在談論，或在研究。階級上斜臥的，是希臘的犬儒學者第奧澤泥，他顯然全未覺察到其周圍的許多人。在階的左邊角落，禿髮的希臘古哲學家畢達哥拉斯正靠在其膝上忙着寫些甚麼，他的後面，就是另一古代希臘哲學家恩拍多克利；在他們近旁的穿白斗蓬青年，是朱利烏斯二世的侄兒法蘭西斯·瑪利亞，他是烏賓諾的侯爵。和他在一起的是希臘古哲學家安拿薩哥拉，坐在階邊，以左手托着顛而似是在思考的，就是另一古希臘哲學家嚇拉頓利圖。（有人說此人就是米克蘭啓羅的肖像）。

前方右邊的一組，可以看到希臘大數學家亞基米得（據稱是意大利畫家布拉曼忒的肖像），他俯身低首，

正在畫一羅盤的圖樣；環繞注視着他的，是好幾個他的門生，他們不同程度的理解表情，更是充分地流露着。其後立着波斯教的創始人瑣羅亞斯德，和埃及天文學家兼地理學家托勒密；後者握示一地球儀形；他們回首顧視極其幅邊的兩人；其一為拉飛爾自己，另一就是所多馬。（當時的畫家是少有署名的，却把自己的肖像繪在畫幅的邊角間，為其中之一人）。

全畫約有四十餘人，都神態妙肖。據說在這之前的繪畫，是未見有如此變化穿插的衆多人物構置的。它顯示了作者的全般藝才和知識；不但畫出其表情姿態的風雅，也賦有活躍的思想和抱負的氣慨，尤其彼此互相關顧的連成一氣，達到平衡的偉大場構，可以說是拉飛爾的卓越。

拉飛爾在梵諦崗的壁畫，不下三十餘幅，題材多樣，都是偉大的稀世傑構，以上不過把我個人認為最愛好的一幅而加以細述罷了；到了這裡，實在才看到這青年畫傑的偉大之處哩。

米克蘭啓羅在梵諦崗的斯雪汀教堂所繪的大壁畫和天花板繪，可推為米氏的高峯傑作；同時也是繪畫中之最具魄力表現的作品。據說當專制的教皇朱利烏斯二世命他繪這教堂天花板的時，他起初不肯受命，他說他是一個雕刻家，而不是畫家，但當興起理想的靈感之後，他便潛心從事製作。由於他自己是不諳繪製壁畫的，起初嘗請幾位佛羅稜斯來的畫家作為助手，依他的圖稿施繪之於壁上，結果不能使他滿意。當他們施繪的時候，他乃細心觀察，從而習得其秘訣。於是把他們辭去，自己一個人在這教堂裡開始工作。從一五〇八年的五月八日開始，經四年之久，才告完成。這天花板繪着許多人物畫，分為許多幅格，中央是一連串的創世紀故事場面：如希伯來族長諾亞的酪酌，大洪水，諾亞的祭獻，被逐出樂園，上帝創造夏娃，創造亞當，創造蒼天，創造日月和植物，分別晝夜，以及遭毒蛇咬死了許多以色列人，摩西造銅蛇使看到銅蛇者得救等等。四周是聖經裡的許多人物，都富有表現的氣魄，可以說是賦有建築組構及大理石雕刻的品性。由於這些天花板畫是倒吊的，必須抬頭仰觀，至為吃力。

殿堂正壁上是一最後的審判的大壁畫，更是富有掀天撼地的氣慨。據說這畫高度六十六呎，濶度三十三呎，可稱為世界最大幅度而包羅最廣博的一面繪畫。畫中無限衆多的人物，都是裸體的，從天堂而至地獄，從狂喜、暴怒、失望以至於悲哀，都是戲劇化的表現，姿態百出，情緒緊張，一反以前宗教的型範。其中最低層右角之處，繪一冥府的裁判官米奴斯，據說是教皇保羅三世祭司的肖像。他當時曾批評這壁畫裡，都是裸體的人物，不適合宗教的範疇；米氏為報復這點仇恨，就把他畫在被判入陰司者之中，長出兩個驢子的耳朵，又全身被大蛇盤繞着。數百年來，凡觀看這壁畫的，都聽得這段故事。這位祭司死後，實在應是不會瞑目的了。

當參觀米氏繪畫之際，整個教堂却滿擠着遊客，絡繹不絕，幾乎水洩不通，都各聽其導遊者的講解，彷彿有如大吧利裡的熱鬧情況，也足見米氏繪畫的吸引力了。

馬 文 來
譯 學 介

他們不瞭解

基利斯·瑪士著
馬 幸 譯

到了市區，部長不再問甚麼，阿默也緊張地留意着前後左右的交通。他腦子裡仍然一邊想着他的部長——他的因仄，不是他的端。他覺得部長總應該被稱為端。給部長聘用後的兩個月期間，不知有多少次了，他老是脫口稱呼他「端」，也不知有多少次了，他的部長提醒他別稱呼他「端」，只稱呼因仄便好。說也奇怪，報紙上有時稱呼部長為端，有個却稱呼因仄。有時候，一些普通官員或普通領袖反而被稱呼為端。那麼，他該稱呼部長的太太為因仄還是普安呢？到現在為止，他還是不明白。已經兩個月了，他還不會對他僱主的太太稱呼因仄或普安。不過他尊敬他們，而現在也好像領悟了；假使丈夫不願被稱呼為端，做太太的當然也不喜歡被稱為普安。

「把這部車子收好，準備小車子到辦公室去。」
「是……因仄。」

那掛着旗幟的大型汽車駛向車房，部長的背影也在屋裡消失了。一名肥胖而面孔清秀的中年婦女從後座出現，「因仄普安已經出門，到八打靈再也的學經堂學經去。」

「不要緊，沒甚麼事。給我一杯凍牛奶。」
「是，因仄。」

部長以輕快的脚步上樓梯。那幢大房子跟着就重歸寂靜。五分鐘過後，樓梯又傳來响聲，部長提着個飽脹的公事包下來。他一直走進休息室，坐在一張精製的椅子上，旁邊一張鹿腳小桌上已擺着一杯牛奶。咕嚕地一口，杯子就乾了。就在這時候，剛才那肥胖的女傭人走上前，從部長手中接過空杯子。

「假使我將來不再當部長，瑪雅怎麼樣？」
「大概還是如此吧。」那婦人出乎意料地回答，隨着把空杯子帶走。

部長把公事包打開，拿出一些紙張和文件夾來。他腦子裡不停地思索。「這女人真聰明。她自然還是老樣子，當傭人，而且可能照舊住在這幢房子裡。部長可以交替，可以再度被選連任或被擱置，但傭人到底還是傭人。照舊可以住在大洋樓裡。」

他的思索從那胖女傭人轉到他的太太，阿默以及他正在面對的事情。這文件夾不齊全，比爾那傢伙只會奉承而已，他的工作向來都做不好。今天將要開

會，在我這兒，有關這件事的文件夾裡只有一半的文件。其他的一定是他星期六那天沒有放進這公事包。這是甚麼用意呢？爲甚麼那個人昨天到這兒來？一定有原因，阿默說得對，一定是他來過。

電話鈴响了。部長把文件夾擱下，接過電話說了一會兒。他帶着不愉快的神色回頭檢着那些文件夾。看起來，這白種人甚麼都厲害，他的眼睛厲害，鼻子厲害，臉孔也厲害。有時候，他的舌頭也有毒。他以為我們甚麼事情都向他學，大概他忘了他目前的地位已經跟過去不同。他的厲害有如剃刀那麼鋒利。也許他以為我們沒有覺察他的狡猾。他以為我們喜歡給人拍馬屁。他以為我們不知道，當初他到這兒來的身份是接受他國家殖民部的訓練和任務的官員。部長的眼睛和注意力從一項記錄溜過另一項記錄，從一個文件夾溜過另一個文件夾。但是他腦子裡還是映現着處理那些文件夾的白種人官員——比爾。時間已是十點三十分鐘。他把那些文件夾蓋上並放回公事包裡。

他即速地走向屋前的石級，阿默和那部掛着旗幟的大汽車已經在那裡等候。

「我要用那部小車子。噢，對了。」他想起他的太太。那部車子此刻一定在八打靈再也。太太現在真了不起，自己能駕駛汽車。可是她跟誰一塊兒去呢？必然是跟一名也是部長的太太或高級官員的太太同去。

他鑽進車子，阿默立即把車開出庭院，往彎彎曲

曲的斜坡駛去。他沒有必要解釋那部小車子不在的原因。他的主人似乎心裡明白了。

一份一份的文件已經開始被送入比爾的辦公室。

其中有些還夾着寫上「緊急」字眼的紫色條子。可是比爾正在聚精會神地想着別的事。再過一點鐘就要開會。這會議是重要的。加森必須被調回本署，不能任由他在外邊，不然他很快就往上跳，而且會獲得許多經驗，那麼他會變成自大。波布已經同意，如果他被委任爲負責那項計劃的官員。由波布管理那項計劃，工作一定會迅速完成，政府的金錢也不致於浪費得多，像那樣的豐富經驗自然只有海外官員才有。這些馬來人是那麼蠢，一心要快地接管所有的工作。他們認爲他們已有能力。不，不！至於我，我們，所有的海外官員們必須負起責任，照顧這個國家的獨立，使它不致疏遠我們，疏遠它的導師，疏遠他過去的保護者。任由他們還需要我們一個長時期，我們和他們之間的關係就更有保障。我們的用心是對我們好，也對他們好。可是他們並不知道。他們太過「自信」。

不過，那位拿督可真靈敏。要是他出面促請必須委任馬來人當這項計劃的主任，其他各委員們將輕易地受他影響。但願林和拉瑪沙米敢於反對。華人和印人經常嫉妬馬來人。這種情形早就給我們許多方便，這次一定對我們更加有利。

他提起電話聽筒。「請接助理辦公室。」他腦子裡還在不停地想，那鋒利的眼睛空虛地凝視，充滿了

思索。「哈囉，是O、A。嗎？……查查看，萬一會議室裡還有什麼沒準備妥當的。」……「是的。」……「很好。」……「是！」……「很好。」……他的視線轉移到那些夾着「緊急」紫色條子的文件上。他用手去摸摸。「是！」電話聽筒被攔回原處，比爾繼續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緊急文件上。他揭開那文件，草草地看着它一兩行。接着文件又被蓋起來。等着吧，下午就可以解決了。

比爾的辦公室裡傳出一陣劈劈拍拍的打字機聲音，好像穀穗在熱鍋上炒的聲響一樣，可是他所注意的只是別人的脚步和神態。忽然間，一切沉寂下來，接着是「司拉默巴基，端！司拉默巴基，端！骨莫寧，射！」的聲音。部長來了。比爾整了整衣服、領帶和褲帶，接着檢查開會所需的文件。他重新坐下，又站起來，隨着又坐下。他在整頓腦子裡所思索的一切。五分鐘過後，他就步出辦公室，逕自前往會議廳。

他注意到一切都辦妥當了。他繞一週觀察每一個座位。不久，拿督哈密在阿末，林，加迪爾，拉瑪沙米，陳，穆都和沙立夫的跟隨之下進來。他們統統一塊兒抵步。幾分鐘過後，他已經講完了要向委員們交代的幾句話。接着他步出會議廳，到部長辦公室去。然而，他沒法子會晤他那位上司，因為部長私人秘書被授命不准任何人進入內室。

比爾感到糊塗。不過，他的緊張情緒和震驚程度比糊塗更甚。他不會經歷過這樣的情形。部長已經知道要舉行會議。時間還差五分鐘，會議就要開始了。

通常，部長在這樣的時候總會召他進去，以便先作報告和提詢一些有關的問題。現在，那部長竟拒絕會見他。他問道：「有人在裡頭會見部長嗎？」

私人秘書回答：「有。」

「誰呢？」

「是班底區的議員先生。」

比爾似乎不知所措。他臉色突變。那寬大的眉頭繃將起來，以致那和頭皮色調相近的髮脚也在顫動。他的眼睛顯得更深凹，彎彎的鼻子也顯得更曲。「那議員先生是什麼時候相約的？」

「今早以電話相約的。」

「部長答應接見他？」

「我撥電話到部長寓所，因為那位議員先生今天中午就要回去。部長答應接見他，並吩咐我撥電話到旅社給那位議員先生，叫他十點四十五分之前到這兒來等候。他說十一點鐘有個會議。」

「十一點鐘舉行會議是決定了。你不也知道嗎？現在會議的時間已到，委員們都已在等候。」比爾彷彿在自言自語。那位秘書並沒有答話，他甚至充耳不聞。

比爾往外走，但只一半身體越過門檻，忽地又轉回頭。他在那位秘書的旁邊不安地站立。看來他心裡很焦慮。一件出乎意料，他所料想不及的事情將發生。這件事在他的焦慮中表露得清清楚楚。

他感到應該多謝上蒼，因為部長室的門終於開了。班底區的議員先生已經和部長談完話。他恭敬地打

喚妳母親

——寫於母親節

每個草原都有和暖的春天

每個春天都有溫煦的笑靨

妳母親 妳是草原上的春風

吹綠了遊子荒漠的心田

是妳 爲我乘一艘朝聖之舟

滿載着金色的渴望和理想

是妳 爲我鑲一頂方形桂冠

日夜編織泰戈爾以外的外一章

妳會盼落遊子千里外的歸帆

誰知 只有七夕的短聚

逆光的銀翼騰空後 長別

可又是經風經雨的四季

喚妳 母親 輕輕地

妳的名字永嵌在我心的一角

面對神山 我將拉緊生命之弓

射向人生最高一層的目標

陌上桑 ■ ■

招呼，那位議員先生也恭敬地還禮。在推門跨出門檻時，那議員先生回頭看了比爾一眼。突然間，比爾又想起今早在飛機場那個稅關官員的眼光來。議員先生微微一笑便走了。只在比爾心底留下一些痕迹。不愉快的痕迹。

當他正設法打消心中不愉快的感覺之際，部長出來了，他馬上整了整自己的姿態，隨着稍微把頭低下，說：「司拉默巴基，射。」不知怎地，他這一回竟無意間以馬來語道早安，不過射還是射。他見到部長微

笑，有如法官對証人欄上的犯人微笑一樣。部長閃過了比爾那迅速伸出要代提公事包的手。

比爾感覺到自己有如不被信任的小孩子，縱使要幫忙提公事包也不成。

他尾隨着部長到會議廳，並且趕緊搶先一步要開門，可是部長先把門推開了。所有的委員們都起立，部長很高興地向大家答禮；比爾却慢慢地關上門，一聲不响。他心裡又起異樣的感覺，好像會議廳裡的人都注意着他關門似的。

(中)